



五代史記卷弟十二

周本紀十二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濂傅汝舟校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本姓柴氏邢州龍岡人也柴氏女適
太祖是為聖穆皇后后兄守禮子榮幼從姑長太祖家以
謹厚見愛太祖遂以為子太祖後稍貴榮亦壯而器貌英
奇善騎射略通書史黃老性沈重寡言太祖為漢樞密使
榮為左監門衛大將軍太祖鎮天雄榮領貴州刺史天雄
軍牙內都指揮使乾祐三年冬周兵起魏犯京師留榮守
魏太祖入立拜澶州刺史鎮寧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榮素為樞密使王峻所忌廣順三年正月來
朝不得留既而峻有罪誅三月拜榮開封尹封晉王是冬
十一月以來年正月丙子朔日有事于南郊而太祖遇疾不能

視朝者久之

顯德元年正月丙子郊僅而成禮即以王判內外兵馬事
壬辰太祖崩祕不發喪丙申發喪皇帝即位于柩前

王正其非子矣其餘假竊君之禮不待議而可知矣故皆無異辭也右監門衛大將軍魏仁浦

為樞密副使二月庚戌回鶻遣使者來丁卯馮道為大行

皇帝山陵使太常卿田敏為禮儀使兵部尚書張昭為鹵

簿使御史中丞張煦為儀仗使開封少尹權判府事主敏

為橋道頓遞使漢人來討攻自潞州三月辛巳大赦癸未

鄭仁誨留守東京乙酉如潞州以攻漢不曰伐曲在周不可以大小為言故用兩相攻

為壬辰次澤州閱兵于北郊癸巳及劉晏戰于高原敗之

與其不屈于周不與其稱帝故書姓名追及于高平文敗之丁酉幸潞州己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樊愛能步軍都指揮使何徽伏誅壬寅

壬寅天雄軍節度使符彥卿為河東行營都部署夏四月

乙卯葬神聖文武恭肅孝皇帝于嵩陵在鄭州新鄭縣汾州防禦

使董希顏叛于漢來附丙辰遼州刺史張漢超叛于漢來

附辛酉取嵐憲州壬戌立衛國夫人符氏為皇后取石沁

州乙丑馮道薨庚午赦潞州流罪以下囚如太原忻州監

軍李勅殺其刺史趙臯叛于漢來附五月丙子代州守將

鄭處謙叛于漢來附契丹救漢丁酉回鶻使因難敵略來

符彥卿及契丹戰于忻口敗績先鋒都指揮使史彥超死

之六月乙巳班師乙丑次新鄭遂拜嵩陵庚午至自太原

秋七月庚辰閱稼于南御莊癸巳樞密院直學士工部侍

郎景範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魏仁浦為樞密使冬十月甲辰殺左羽林大將軍孟漢卿

二年

五代亂世以嗣君即位者五而改元不衣古者四梁末帝晉出帝即位喻年宜改元而不改又明年然後改漢隱帝周世宗皆仍稱先帝年號終其世不改而本紀無識者但書其實自見其失也春二月御札求直言夏五

月辛未宣徽南院使向訓鳳翔節度使王景伐蜀甲戌大

毀佛寺禁民親無待養而為僧尼及私自度者秋九月丙

寅朔頒銅禁閏月癸丑向訓克秦州冬十月辛未取成州

戊寅高麗使王子太相融來取階州十一月乙未朔李穀

為淮南道行營都部署以伐唐戊申王景克鳳州十二月

丙戌鄭仁誨薨

三年春正月增築京城庚子向訓留守東京壬寅南征辛

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及唐人戰于正陽敗之甲

寅重進為淮南道行營都招討使二月丙寅辛下蔡浮橋

壬申克滁州申戌李景來求成不答壬午景使其臣鍾謨

來奉表丙戌取揚州辛卯取泰州三月庚子內外馬步軍

都軍頭表彥為竹龍都部署是月取光舒常州書是月見取三州不同日

夏四月常泰州復入于唐五月乙卯至自淮南赦京師囚

六月壬申德音赦淮南囚秋七月皇后崩楊光舒滁州復

入于唐八月乙丑課民種木及韭九月丙午端明殿學士

左散騎常侍王朴為尚書戶部侍郎樞密副使冬十月辛

酉葬宣懿皇后于懿陵十一月庚寅廢諸祠不在祀典者

乙巳殺李景之臣孫晟書殺景臣而不書晟死蓋已深罪周殺忠臣則晟之死節自著

四月春正月己丑朔赦非死罪囚二月甲戌王朴留守東

京乙亥南征三月丁未克壽州不書劉仁贍降事見死節傳蓋仁贍實不降故書周自克

之爾克者難取之名也壽難取則見仁贍之節著不書死之者仁贍以自病死以其至死守節故列之死節傳百夏四月

己巳至自壽州己卯放降卒八百歸于蜀癸未追冊彭城

郡夫人劉氏為皇后五月丙申殺密州防禦使侯希進秋
八月乙亥李穀罷王朴為樞密使癸未蜀人來歸我濮州
刺史胡立冬十月己巳王朴留守東京三司使張美為大
內都點檢壬申南征十二月乙卯泗州守將范再遇叛于
唐以其州來降庚申濠州團練使郭廷謂以其州來降居
其地而來降者書附再遇廷謂雖以地降既降而不居
其地故不書附而書降廷謂不書叛事見南唐世家 丁丑取

秦州

五年春正月丁亥取海州壬辰取靜海軍丁未克楚州守
將張彥卿鄭昭業死之自四年十二月辛酉攻之彥卿等堅
守四十餘日乃克之其不走不降可
知故予其死本紀書死者十餘人宋令詢及李遵彥卿昭業
皆以事跡不完不能立傳然所貴者死爾本紀著其大節可
矣 二月甲寅取雄州丁卯如揚州癸酉如瓜州三月壬午
朔如秦州丁亥復如揚州辛卯幸迎鑾己亥克淮南十有

四州以江為界并前所得通十四州耳 三月辛亥李景來買

宴夏四月庚申附五室神生于新廟壬申至自淮南回鶻

達鞠遣使者來六月辛未放降卒四千六百于唐秋七月

乙酉水部員外郎韓彥卿市銅于高麗丁亥頒均田圖九

月占城國王釋利因德緡使蒲訶散來冬十月丁酉括民

租十一月庚戌作通禮正樂十二月丙戌罷州縣課戶俸戶

六年春正月高麗王昭遣使者來辛酉女直使何辨來三

月己酉甘州回鶻來獻玉却之庚申王朴薨丙寅宣徽南

院使吳延祚留守東京癸酉傳給銅魚甲戌北征是月吳

延祚為左驍衛上將軍樞密使夏四月壬辰取乾寧軍辛

丑取益津關以為霸州癸卯取瓦橋關以為雄州州縣廢置
不書此書

重復中國故地世宗下三關瓦橋益津以建州及見漢口關上置五
寨故舊史實錄皆闕不書遂不見其取得時日今信安軍是也

月乙巳朔取瀛州復中國故地甲戌至自雄州六月癸未立

皇后符氏符氏無國爵不曰立符氏為皇后無同於不正也蓋其位先定而後娶故書曰立皇后符氏文理且然無家

也封子宗訓為梁王宗誼燕國公戊子占城使首訶散來

己丑范質王溥參知樞密院事魏仁浦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癸巳皇帝崩于滋德殿十九年三

恭皇帝世宗第四子宗訓也世宗即位大臣請封皇子為

王世宗謙抑久之及北取三關遇疾還京師始封宗訓梁

王時年七歲

顯德六年六月癸巳世宗崩甲午皇帝即位于柩前癸卯

范質為大行皇帝山陵使翰林學士竇儼為禮儀使兵部

尚書張昭為鹵簿使御史中丞邊歸謹為儀仗使宣徽南

院使判開封府事外居瀾為橋道頓遞使秋七月丁未戶

部尚書李壽為山陵副使度支郎中盧億為判官八月庚

寅封弟熙讓為曹王熙謹紀王熙誨斬壬寅高麗遣使

者來九月丙寅左驍衛大將軍戴文使于高麗冬十一月

壬寅葬睿武孝文皇帝于慶陵在鄭州管城縣高麗遣使者來七

年春正月甲辰遜于位

宋興五代之亡所書不同隨事為文爾梁亡見唐之末漢亡見周之建也唐欺天下以討賊周欺天下以立贊故書

梁亡見唐之立速則知其志不在討賊也漢亡見周之立建則知立贊者偽也唐亡無辭莊宗之弑唐已亡矣而明宗又稱唐

愍帝之奔唐又亡矣而廢帝又稱唐其亡也不可以屢書故不書也晉亡曰契丹滅晉明言以深戒周曰遜于位遜順也能順乎天命也

嗚呼五代本紀備矣備謂喪亂之君臣之際可勝道哉梁

之友珪反唐戕克寧而殺存又從璨則父子骨肉之恩幾

何其不絕矣太妃薨而輟朝立劉氏馮氏為皇后則夫婦

之倫幾何其不垂而不至於禽獸矣寒食野祭而焚紙錢
居喪改元而用樂殺馬延及任圜則禮樂刑政幾何其不
壞矣至於賽雷山傳笈削而撲馬則中國幾何其不夷狄矣
可謂亂世也歟而世宗區區五六年間取秦隴平淮右復
三關威武之聲震攝夷夏而方內延儒學文章之士考制
度脩通禮定正樂議刑統其制作之法皆可施於後世其
為人明達英果論議偉然即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
三百三十六是時中國乏錢乃詔采毀天下銅佛像以鑄
錢嘗曰吾聞佛說以身出世為妄而以利人為急使其真身
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况此銅像豈其所惜哉由是群
臣皆不敢言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歎曰此致
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詔頒其圖法使吏民皆習

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其規為志意豈小哉其代
南唐問宰相李穀以計策後克淮南出穀疏使學士陶穀
為贊而盛以錦囊嘗置其坐側其英武之材可謂雄傑及
其虛心聽納用人不疑豈非所謂賢主哉其北取三關兵
不血刃而史家猶譏其輕社稷之重而僥倖一勝於倉卒
殊不知其料疆弱較彼我而乘述律之殆得不可失之機
此非明於決勝者孰能至哉誠非史氏之所及也

此其所以為... 夫不以其... 下曰... 其... 嗚呼... 嗚呼梁之惡極矣自其起盜賊至於亡唐其遺毒流于天下天下豪傑四面並起孰不欲戡刃於其胸然卒不能以挫其鋒以得志梁之無敵於天下可謂虎狼之強矣及其敗也困於一二女子之娛至於洞胸流腸剖若羊豕禍生父子之間乃知女色之能敗人矣自古女禍大者亡天下其次亡家其次亡身身苟免矣猶及其子孫雖遲速不同未有無禍者也然原其本末未始不起於忽微易坤之初六曰履復霜堅冰至家人之初九曰閑有家悔亡其言至矣可不戒哉梁之家事詩所謂不可道者也至於唐晉以後親疎嫡庶亂矣作家人傳

五代史記卷第十三

梁家人傳一

宋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明汪文盛高濂傳汝舟校

嗚呼梁之惡極矣自其起盜賊至於亡唐其遺毒流于天下天下豪傑四面並起孰不欲戡刃於其胸然卒不能以挫其鋒以得志梁之無敵於天下可謂虎狼之強矣及其敗也困於一二女子之娛至於洞胸流腸剖若羊豕禍生父子之間乃知女色之能敗人矣自古女禍大者亡天下其次亡家其次亡身身苟免矣猶及其子孫雖遲速不同未有無禍者也然原其本末未始不起於忽微易坤之初六曰履復霜堅冰至家人之初九曰閑有家悔亡其言至矣可不戒哉梁之家事詩所謂不可道者也至於唐晉以後親疎嫡庶亂矣作家人傳

梁太祖母曰文惠皇后王氏單州單父人也其生三子長曰廣王全昱次曰朗王存其次太祖后少寡携其二子傭食蕭縣人劉崇家太祖壯而無賴縣中皆厭苦之崇患太祖慵惰不作芋數加笞責獨崇母憐之時時自為榔沐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也宜善遇之黃巢起太祖與存俱亡為盜從黃巢攻廣州存戰死居數歲太祖背巢降唐及破巢遂鎮管武乃遣人以車馬之蕭縣迎后於崇家使者至門后惶恐走避謂劉氏曰朱三落魄無行作賊死矣何以至此邪使者具道太祖所以然后乃驚喜泣下與崇母俱載以歸封晉國太夫人太祖置酒太夫人前舉觴為壽歡甚太祖啓曰宋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三第有子為節度使無忝於先人矣后惻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

行義未必得如先人也太祖莫知其故后曰朱三與汝俱從黃巢獨死蠻蠻領其孤比日在午溝汝今富貴獨不念之乎太祖泣涕謝罪乃悉召存諸子以歸太祖劉崇多殺戮后每誡之多賴以全活大順二年秋后疾上者曰宜還故鄉乃歸卒於午溝太祖即位立四廟追尊皇考為文穆皇帝后曰文惠皇后

太祖元貞皇后張氏單州碭山縣渠亭里富家子也太祖少以婦聘之生末帝太祖貴封魏國夫人后賢明精悍動有禮法雖太祖劉崇亦嘗畏之太祖每以外事訪之后言多中太祖時時暴怒殺戮后嘗救護人賴以獲全太祖嘗出兵行至中途后意以為不然馳一介召之如期而至柳王友裕攻徐州破朱瑾於石佛山瑾走友裕不追太祖大

怒奪其兵友裕惶恐與數騎亡山中久之自匿於廣王后
陰使人教友裕脫身自歸友裕晨馳入見太祖拜伏庭中
泣涕請死太祖怒甚使左右摔出將斬之后聞之不及履
走庭中持友裕泣曰汝束身歸罪豈不欲明非反乎太祖
意解乃免太祖已破朱瑾納其妻以歸后迎太祖於封丘
太祖告之后遽見瑾妻瑾妻再拜后亦拜悽然泣下曰
冤與司空同姓之國昆仲之間以小故興干戈而使吾
姒至此若不幸汴州失守妾亦如此矣言已又泣太祖為之
感動乃送瑾妻為后后嘗然其衣食司空太祖時檢校官
也天復元年后以疾卒太祖即位追册為賢妃初苑蘭封
縣潤色鄉末帝立追謚曰元貞皇太后祔于宣陵后已死
太祖始為荒淫卒以及禍二公

昭儀陳氏宋州人也少以色進入祖已貴嬪妾數百而昭
儀專寵太祖嘗疾昭儀與尼數十人晝夜為佛法未嘗少
懈太祖以為慈色尤寵之開平三年度為尼居宋州佛
寺

昭容李氏亦以色進尤謹愿未嘗去左右太祖病書寢方
寐棟折獨李氏侍側遽牽太祖衣太祖驚走棟折寢上太
祖德之拜昭容皆不知其所終

末帝德妃張氏其父歸霸事太祖為梁功臣帝為王時以
婦聘之帝即位將册妃為后妃請待帝郊天而帝卒不得
郊貞明五年妃病甚帝遽用為德妃其夕薨年二十四
次妃郭氏父歸厚事梁為登州刺史妃少以色進梁亡唐
莊宗入汴梁故妃妾比日號泣迎拜賀王友雍妃石氏有色

莊宗召之石氏慢罵莊宗殺之次以召妃妃懼而聽命已而度為尼賜名誓正居于洛陽初莊宗之入汴也末帝登建國樓謂控鶴指揮使皇甫麟曰晉吾出讎也不可俟彼刀鋸卿可盡我命無使我洛讎人之手麟與帝相持慟哭是夕進刃於帝麟亦自剄莊宗入汴命河南張全義葬其尸藏其首於太社晉天福三年詔太社先藏罪人首級許親屬收葬乃出末帝首遣右衛將軍安崇阮與妃同葬之妃卒洛陽

太祖二兄曰全昱曰存八子長曰友裕次曰友珪友璋友貞友雍友徽友孜其一養子曰友文開平元年五月乙酉封友文為博王友珪郢王友璋福王友貞均王友雍賀王友徽建王友裕前即位卒追封柳王而康王友孜末帝即位時為鄆州留後末帝時為忠武軍節度使徙鎮武寧及友雍友徽皆不知其所終

廣王全昱太祖即位封太祖與仲兄存俱亡為盜全昱獨與其母猶寄食劉崇家太祖已貴乃與其母俱歸宣武鎮嶺南西道節度使以太師致仕太祖將受禪有司備禮前殿全昱視之顧太祖曰朱三爾作得否太祖宴居宮中與諸王飲博全昱酒酣取骰子擊盆而迸之呼太祖曰朱三爾礪山一百姓遭逢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他唐家三百年社稷吾將見汝赤其族矣安用博為太祖不悅罷會全昱亦不樂在京師嘗居礪山故里三子皆封王友諒衡王友能惠王友誨邵王乾化元年升宋州

為宣武軍以友諒為節度使友諒進瑞麥一莖三穗太祖怒曰今年宋州大水何用此為乃罷友諒居京師太祖卧病全昱來視疾與太祖相持慟哭太祖為釋友諒使與東歸貞明二年全昱以疾薨徙衡王友諒嗣封廣王友能為宋滑二州留後陳州刺史所至為不法姦人多依倚之而陳俗好淫祠左道其學佛者自立一法號曰上乘書伏夜聚男女雜亂妖人母乙董乙聚眾稱天子建置官屬友能初縱之乙等攻劫州縣末帝發兵擊滅之自康王友孜謀反伏誅末帝始踈斥宗室宗室皆友及貞明四年友能以陳州兵反犯京師至陳留兵敗還走陳州後數月降末帝赦之降為房陵侯友誨為陝州節度使欲以州兵為亂末帝召還京師與友諒友能皆被幽囚梁亡莊宗入汴皆見

殺

朗王存初與太祖俱從黃巢攻廣州存戰死存子友寧友倫友寧字安仁幼聰敏喜愠不形於色太祖以為軍校善用弓劍遷衙內制勝都指揮使龔州刺史太祖圍鳳翔遣友寧東備宣武王師範龍襄梁圍齊州友寧引兵擊之奪馬千匹斬首數千級太祖奉昭宗還京師拜友寧建武軍節度使賜號迎鑾毅勇功臣太祖復遣攻師範圍博昌屠之清河為之不流戰於石樓兵敗友寧墮馬見殺友倫幼亦明敏通論語小學曉音律存已死太祖以友倫為元從馬軍指揮使表右威武將軍燕人攻魏內黃友倫以前鋒夜渡河奪馬千匹李罕之以潞州降梁晉人攻潞友倫以兵入潞州取罕之以歸累遷檢校司空領滕州刺史太祖圍

鳳翔晉人襲梁友倫以兵三萬至礮山晉人乃却友倫西
會太祖於鳳翔昭宗還長安拜友倫寧遠軍節度使太祖
東歸留友倫宿衛伺察昭宗所為友倫擊鞠墜馬死太祖
大怒以兵七萬至河中昭宗涕泣不知所為將奔太原不
果宰相崔胤遣人止太祖太祖以為友倫胤等殺之奏請
誅胤等昭宗未從乃遣友諒至京師以兵圍開化坊殺胤
及京兆尹鄭元規皇城使王建勳飛龍使陳班閣門使王
建襲客省使王建以前左僕射張濬太祖即位已封宗室
中書上議故皇兄存皇姪建武軍節度使友寧寧遠軍
節度使友倫皆當封於是追封存朗王友寧安王友倫密
王

柳王友裕字端夫幼善騎射從太祖征伐能以寬厚得士

卒心太祖與晉圍黃鄴於西華鄴卒荷稍登城罵敵晉皇
使胡騎連射不能中太祖顧友裕一發中之軍中皆大譁
呼晉王喜遣友裕良弓百矢太祖鎮宣武以為衙內都拍
揮使景福元年太祖攻鄆友裕以先鋒次斗門鄆兵夜擊
之友裕敗走太祖從後來不知友裕之敗也前軍遇敵多
死太祖至村落間始與友裕相得是時朱宣在濮州太祖
乃遣友裕先以二百騎前太祖後至與友裕相失太祖卒
與敵遇敗而走敵兵追之甚急前至大溝幾不免賴溝中
有積薪馬乃得過梁將李璠等死者十餘人冬友裕取濮
州遂圍時溥於徐州朱瑾以兵三萬救溥友裕敗瑾于石
佛山瑾走都虞侯朱友恭諷之太祖以為瑾可追而友裕
不追太祖大怒奪其兵屬龐師古以友裕屬使使者誤致

書於友裕友裕惶恐不知所為賴張皇后教之得免權知許州許州近蔡苦於大寇居民殘破友裕招撫流散增戶三萬餘遷諸軍都指揮使與平寇鄆還領許州崔洪奔淮南友裕引兵定蔡州市不易肆太祖無鎮護國軍以友裕為留後遷忠武軍節度使太祖攻鳳翔未下去攻邠州友裕破靈臺良原隴州楊崇本以邠州降後崇本復叛太祖遣友裕攻之屯于永壽友裕以疾卒

博王友文字德明本姓康名勤幼美風姿好學善談論頗能為詩太祖養以為子太祖領四鎮以友文為度支鹽鐵制置使太祖用兵四方友文征賦聚歛以供軍費太祖即位以故所領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四鎮征賦置建昌宮總之以友文為使封博王太祖幸西邸友文留守東京○夔

友珪者太祖初鎮官山略地宋亳間與逆旅婦人野合而生也長而辯黠多智博王友文多材藝太祖愛之而年又長太祖即位嫡嗣未立嘗其獨屬友文太祖自張皇后崩無繼室諸子在鎮皆邀其婦入侍友文妻王氏有色尤寵之太祖病久王氏與友珪妻張氏嘗專房侍疾太祖病少間謂王氏曰吾知終不起汝之東都召友文來吾與之決蓋心欲以後事屬之○謂敬翔曰友珪可與一郡趣使之任乃以友珪為萊州刺史太祖素劉暴既病而喜怒難測是時左降者必有後命友珪大慰其妻張氏曰官家以傳國寶與王氏使如東都乃友文君今受禍余夫婦相對而泣左右勸友珪曰事急計生何不早自為圖友珪乃易服微行入左龍虎軍見統軍韓勅計事勅夜以牙兵五百

隨友珪雜控鶴衛士而入夜三鼓斬關入萬壽門至寢中侍疾者皆走太祖惶駭起呼曰我疑此賊久矣恨不早殺之逆賊忍殺父乎友珪親吏馮廷諤以劔犯太祖太祖旋柱而走劔擊柱者三大祖備仆于牀廷諤以劔中之洞其腹腸胃皆流友珪以衲褥裹之寢中秘喪四日乃出府庫大賚群臣及諸軍遣受旨丁昭浦矯詔馳至東都殺友文又下詔曰朕艱難創業踰二十年託于人上忽焉六載中外協力期于小康豈意友文陰玄圖將行大逆昨二日夜甲士突入太內賴郢王友珪忠孝領兵勦戮保全朕躬然而疾恙震驚彌所危殆友珪克平凶逆厥功靡倫宜委權主軍國然後發喪乾化二年六月既望友珪於柩前即皇帝位拜韓勅忠武軍節度使以末帝為汴州留後河中

朱友謙為中書令友謙不受命而懷州龍驤軍三千劫其將劉重霸據懷州自言討賊三年正月友珪祀天於洛陽南郊改元曰鳳曆太祖外孫袁象先與駙馬都尉趙巖等謀與末帝討賊二月象先以禁兵入宮友珪與妻張氏趨北垣樓下將踰城以走不果使馮廷諤進刃其妻及已廷諤亦自殺末帝即位復友文官爵廢友珪為庶人康王友孜曰重瞳子嘗竊自負以為當為天子貞明元年末帝德妃薨將葬友孜使刺客夜入寢中末帝方寐夢久害已既寤聞榻上寶劔鎗然有聲躍起抽劔曰將有變友邪乃索寢中得刺客手殺之遂誅友孜明日謂趙巖張漢傑曰幾與卿輩不相見由此遂踈弱宗室而信任趙張以至於敗亡

嗚呼春秋之法是非與奪之際難矣哉或問梁太祖以臣弑君友珪以子弑父一也與弑即位踰年改元春秋之法皆以君書而友珪不得列于本紀何也且父子之惡均而奪其子是與其父也豈春秋之旨哉予應之曰梁事著矣其父之惡不待與奪其子而後彰然未帝之志不可以不伸也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者國之臣子任其責予於友珪之事所以伸討賊者之志也

五代史記卷第十三

五代史記卷第十四

唐太祖家人傳二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潑傳汝舟校

太祖正室劉氏代北人也其次妃曹氏太原人也太祖封晉王劉氏封秦國夫人自太祖起兵代北劉氏嘗從征伐為人明敏多智略頗習兵機常教其侍妾騎射以佐太祖太祖東追黃巢還軍過梁館于封禪寺梁王邀太祖入城置酒上源驛夜半以兵攻之太祖左右有先脫歸者以難告夫人夫人神色不動立斬告者陰召大將謀保軍以還遲明太祖還軍與夫人相向慟哭因欲舉兵擊梁夫人曰公本為國討賊今梁事未暴而遽反兵相攻天下聞之莫分曲直不若斂軍還鎮自訴于朝太祖從之其後太祖擊劉仁恭敗歸梁遣氏叔琮康懷英等連歲攻晉圍太原晉

兵屢敗太祖憂窘不知所為大將軍李存信等勸太祖亡入
北邊收兵以圖再舉太祖然之八以語夫人夫人問誰為
此謀者曰存信也夫人罵曰存信代北牧羊兒耳安足與
計成敗邪且公嘗笑王行瑜奔邠州走卒為人擒今乃自
為此乎昔公亡在達勒幾不能自脫賴天下多故乃得南
歸今屢敗之兵散亡無幾一失其守誰肯從公北邊其可
至乎太祖大悟乃止已而亡兵稍稍復集夫人無子性賢
不妬忌常為太祖言曹氏相當生貴子宜善待之而曹氏
亦自謙退因相得甚歡曹氏封晉國夫人後生一子是謂莊
宗太祖奇之曹氏由是專寵太祖性暴怒多如奴人左右無
敢言者惟曹氏從容諫譬往往見聽及莊宗立事曹氏尤
謹其救趙破燕取魏博與梁戰河上十餘歲歲嘗馳歸省

其母至三四人皆稱其孝莊宗即位明尊曹氏為皇太后
而以嫡母劉氏為皇太妃太妃往謝太后太后有慙色太
妃曰願吾兒享國無窮使吾獲沒于地以從先君幸矣復
何言哉莊宗滅梁入洛使人迎太后歸洛居長壽宮而太
妃獨留晉陽同光三年五月太妃薨七月太后薨謚曰貞
簡葬于坤陵而太妃無謚葬魏縣太妃與太后甚相愛其
送太后于洛也涕泣而別歸而相思慕遂至不起太后聞
之欲馳至晉陽視疾及其卒也又欲自往葬之莊宗泣諫
羣臣交章請留乃止而太后自太妃卒悲哀不飲食逾月
亦崩

莊宗神閔敬皇后劉氏魏州成安人也莊宗正室曰衛國
夫人韓氏其次燕國夫人伊氏其次后也初封魏國夫人

后父劉叟黃髮須善醫卜自號劉山人后生五六歲晉王攻魏掠成安裨將袁建豐得后納之晉宮旨簡太后教以吹笙歌舞既并甚有色莊宗見而悅之莊宗已為晉王太后幸其宮置酒為壽自起歌舞太后歡甚命劉氏吹笙佐酒酒罷去留劉氏以賜莊宗先時莊宗攻梁軍於夾城得符道昭妻及氏寵專諸宮宮中謂之夾寨夫人莊宗出兵四方常以氏從軍其後劉氏生子繼安莊宗以為類已愛之由是劉氏寵益專自下魏博戰河上十餘年獨以劉氏從劉氏多智善迎意承旨其佗嬪御莫得進見其父聞劉氏已貴詣魏宮上謁莊宗召袁建豐問之建豐曰臣始得劉氏於成安北塢時有黃髮須女人護之乃出劉叟示建豐建豐曰是也然劉氏方與諸夫人爭寵以明望相高因大

怒曰妾去鄉時略可記憶妾又不幸死於亂兵妾時環尸慟哭而去此田舍翁妾得至此因命答劉叟于宮明莊宗已即皇帝位欲立劉氏為皇后而韓夫人正室也伊夫人在位次在劉氏上以故難其事而未發宰相豆盧革樞密使郭崇韜布自上章言劉氏當立莊宗大悅同光二年四月己卯皇帝御文明殿遣使册劉氏為皇后皇后受册乘重翟車鹵簿鼓吹見於太廟韓夫人等皆不平之乃封韓氏為淑妃伊氏為德妃莊宗自滅梁志意驕怠宦官伶人亂政后特用事於中自出於賤微踰次得立以為佛力又好聚斂分遣人為商賈至於市肆之間新芻粟茹且稱中宮所賣四方貢獻必分為二一以上天子一以入中宮官中貨賄山積惟寫佛書饋賂僧尼而莊宗由此亦佞佛有

胡僧自于闐來莊宗率皇后及諸子迎拜之僧遊五臺山
遣中使供頓所至傾動城邑又有僧誠惠自言能降龍嘗
過鎮州王鎔不為之禮誠惠怒曰吾有毒龍五百當遣一
龍揭片石常山之介且魚鼈也會明年滹沱河大水壞鎮
州關城人皆以為神莊宗及后率諸子諸妃拜之誠惠端
坐不起由是士無貴賤皆拜之獨郭崇韜不拜也是時皇
太后及皇后交通藩鎮太后稱詔令皇后稱教命兩宮使
者旁午於道許州節度使溫韜以后佞佛因請以私弟為
佛寺為后薦福莊宗數幸郭崇韜元行欽等私弟常與后
俱其後幸張全義第酒酣命后拜全義為養父全義日遣
姬妾出入中宮問遺不絕莊宗有愛姬甚有色而生子后
心患之莊宗燕居宮中元行欽侍側莊宗問曰爾新喪婦

其復娶乎五勛爾聘后指愛姬請曰帝憐行欽何不賜之
莊宗不得已佯諾之后趣行欽拜謝行欽再拜起顧愛姬
肩輿已出宮矣莊宗不樂稱疾不食者累日同光三年秋
大水兩河之民流徙道路京師賦調不充六軍之士往往
殍踣乃預借明年夏秋租稅百姓秋苦號泣于路莊宗方
與后荒于畋遊十二月己卯臘晦于白沙后率皇子後宮
畢從歷伊闕宿龍澗癸未乃還是時大雪軍士寒凍金鎗
衛兵萬騎所至責民供給壞什器徹廬舍而焚之縣吏畏
懼亡竄山谷明年二月客星犯天庫有星流于天棊占星
者言御前當有急兵宜散積聚以讓之宰相請出庫物以
給軍莊宗許之后不肯曰吾夫婦得天下雖因武功蓋亦
有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宰相論于延英后於屏間耳

屬之因取粧奩及皇幼子蒲喜置帝前曰諸疾所宜給賜已盡宮中所有惟此耳請鬻以給軍宰相惶恐而退及趙在禮作亂出兵討魏始出物以資軍軍士負而詬曰吾妻子已餓死得此何為莊宗東幸汴州從駕兵二萬五千及至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所失大半至頭子谷道路隘狹莊宗見從官執兵仗者皆以好言勞之曰適報魏王平蜀得蜀金銀五十萬當悉給爾等對曰陛下與之太晚得者亦不感恩莊宗泣下因顧內庫使張容哥索袍帶以賜之容哥對曰盡矣軍士叱容哥曰致吾君至此皆由爾輩因抽刀逐之左右救之而免容哥曰自皇后惜物不以給軍而歸罪於我事若不測吾身萬段矣乃投水而死郭從謙及莊宗中流矢傷甚卧絳霄殿廊下渴欲得飲后令宦

者進殮酪不自省視莊宗崩后與李存渥等焚嘉慶殿擁百騎出師子門后於馬上以囊裹盛金哭器具帶欲於太原造寺為尼在道因與存渥姦姦及至太原乃削髮為尼明宗入立遣人賜后死晉天福五年追謚曰神閔敬皇后自唐末喪亂后妃之制不備至莊宗時後宮之數尤多有昭容昭儀昭媛出使御正侍真懿才咸一瑤芳懿德宣一等其餘名號不可勝紀莊宗遇弒後宮皆散走朱守殷入宮選得三十餘人號國夫人夏氏以嘗辛於莊宗守殷不敢留明宗立悉放莊宗時宮人還其家獨夏氏無所歸乃以河陽節度使夏魯奇同姓也因以歸之後嫁契丹突欲李贊華贊華性酷毒喜殺人婢妾微過常加剗灼夏氏懇求離婚乃削髮為尼以卒而韓淑妃伊德妃皆居太原晉高祖及

時為契丹所虜

唐自朱邪得姓而為李氏得國而為晉得天下而為唐其始出於夷狄而終以亂亡故其世次不可詳見其可見者曰太祖四弟八子五孫三世而絕太祖四弟曰克讓克脩克恭克寧皆不知其父母名號

克讓少善騎射為振武軍校從討王仙芝以功拜金吾衛將軍留京師李氏自憲宗時以部族歸唐唐處之河西嘗遣一子伯衛京師賜第於親仁坊其後太祖起兵雲中殺唐守將段文楚唐發兵討太祖遣王處存以兵圍親仁坊捕伯衛子克讓克讓與其僕何相溫石的歷等十餘騎彎弧躍馬突圍而出處存以千餘人追至渭橋克讓等射殺百餘人追兵乃止克讓奔于鴈門明年太祖復歸唐克讓

還宿衛京師黃巢犯長安克讓守潼關為賊所敗奔于南山唐佛寺為寺僧所殺

克脩字崇遠從討龐勛以功拜朔州刺史太祖鎮鴈門以為奉誠軍使從入關討黃巢為先鋒遷左營軍使潞州孟方立遷于邢州晉取潞州表克脩昭義軍節度使數出山東擊方立又與李罕之攻寇懷孟之間其後太祖自將擊方立還軍過潞克脩性儉嗇供饋甚薄太祖大怒詔而咎之克脩慙憤發疾卒二子嗣弼嗣肱嗣弼為涿州刺史天祐十一年契丹攻破涿州嗣弼歿于虜嗣肱少有膽略從周德威數立戰功為馬步軍都虞候李存審敗梁軍于胡壁嗣肱獲梁將一人梁太祖圍脩縣嗣肱從存審救脩梁軍解去嗣肱功為多超拜蔚州刺史鴈門以北都知兵

馬使累遷澤代二州刺史新州王郁叛晉亡入契丹山後諸州皆叛嗣肱取媯儒武三州拜新州刺史山北都團練使同光元年春卒于官

克恭初為決勝軍使克脩卒以克恭代為昭義軍節度使克脩為人簡儉路人素安其政且哀其見咎以死而克恭橫暴多不法又不習軍事由是路人皆怨克恭選後院勁兵五百人獻于太祖行至銅鞮其將馮霸以其徒叛太祖遣李元審討之戰于必水元審大敗被傷奔入潞州牙將安居受亦叛殺克恭及元審使人召霸霸不受命居受憇而出奔行至長子為野人所殺傳首于霸霸乃入潞州自稱留後以附于梁

克寧為人仁孝居諸兄弟中最賢事太祖小心不懈太祖與赫連鐸李奇舉戰雲蔚間後奔達靼入破黃巢克寧未嘗不從行太祖鎮太原以為內外都制置蕃漢都知兵馬使檢校太保振武軍節度使軍中之事無大小皆決克寧太祖病召莊宗侍側屬張承業與克寧曰以世子累公等太祖崩莊宗告於克寧曰兒年孤稚未通庶政雖有先王之命恐不足以當大事叔父勲德俱高先王嘗任以政矣敢以軍府煩季父以待兒之有立克寧曰吾兄之命以兒屬我誰敢易之因下而北面再拜稱賀莊宗乃即晉王位初太祖起於雲朔之間所得驍勇之士多養以為子而與英豪戰爭卒就霸業諸養子之功為多故尤寵愛之衣服禮秩如嫡諸養子麾下皆有精兵恃功自恣自先王時常見優假及新王立年少或託疾不朝或見而不拜養子存

顯存實告克寧曰兄亡弟及古之道也以叔拜姪理豈安乎人生富貴當自取之克寧曰吾家三世父慈子孝先王土宇苟有所歸吾復何求也克寧妻孟氏素剛悍存顯等各遣其妻入說孟氏孟氏數以迫克寧克寧仁而無斷惑於羣言遂至於禍都虞疾李存質得罪於克寧克寧殺之而與張承業李存璋有隙又求無須大同軍節度使於是幸臣史敬鎔見太后告克寧與存顯謀執王及太后以降梁莊宗召承業存璋告之曰季父所為如此奈何然骨肉不可自相魚肉吾當避賢路以紓禍於吾家承業等請誅克寧乃伏兵於府置酒大會克寧既至執而殺之太祖子八人莊宗長子也次曰存美存霸存禮存渥存又存確存紀同光三年十二月辛亥詔封存美等七人為王

蓋存霸存渥存紀與莊宗同母也存美存人存確存禮不知其母名氏號位存美封邕王存霸亦王存禮薛王存渥申王存又睦王存確通王存紀雅王存又歷建雄保大二軍節度使娶郭崇韜女是時魏州妖人楊干郎用事自言有墨子術能役使鬼神化丹砂水銀莊宗頗神之拜干郎檢校尚書即賜紫其妻出入宮禁承恩寵而士或因之以求官爵存又及存渥等往往朋淫于其家及崇韜被族莊宗遣宦官陰察外議以為如何而宦官因欲盡誅崇韜親黨以絕後患乃訖言存又過干郎家酒酣攘臂號泣為婦翁稱冤言其死於莊宗大怒以兵圍其第而誅之并誅干郎存霸歷昭義天平河中二軍節度使存渥義成天平二軍節度使皆居京師食其俸祿而已趙在禮作亂乃遣存

霸於河中李嗣源兵反嚮京師莊宗再幸汜水徒存霸北
京留守存渥河中節度使宣麻未訖郭從謙及攻興教門
存渥從莊宗拒賊莊宗中流矢崩存渥與劉皇后同奔于
太原行至風谷為部下所殺存霸聞京師亂亦自河中奔
太原北至摩下皆散走惟使下康從弁不去存霸乃剪髮
衣僧衣謁符彥超曰願為山僧與公庇護彥超欲留之為
軍裝所殺存紀存確聞郭從謙反奔于南山匿民家明宗
詔河南府及諸道諸王出奔所至送赴闕如不幸物故者
收掩以聞存紀等所匿民家以告安重誨重誨謂霍彥威
曰二王逃難王上言尋求恐其失所今上既監國典喪此禮
如何彥威曰上性仁慈不可聞奏宜密為之所以安人情
乃即民家殺之存美素病風居太原與存禮皆不知其所

終

莊宗五子長曰繼岌其次繼渾繼岌繼瑒繼瑒繼岌母曰
劉皇后其四皆不著其母名號莊宗即位繼岌為北都留
守判六軍諸衛事遷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豆盧
革為相建言唐故事皇太子皆為宮使因以鄴宮為興聖宮
以繼岌為使同光三年封魏王是歲伐蜀以繼岌為西南
行營都統郭崇韜為都招討使工部尚書任圜翰林學士
李愚皆參軍事九月戊申將兵六萬自鳳翔入大散關軍
無十日之糧而所至州鎮皆迎降遂食其粟至興州蜀將
程奉璉以五百騎降因以其兵修閣道以過唐軍王衍將
兵萬人屯利州分其半逆戰于三泉為先鋒康延孝所敗
衍即斷吉栢江浮橋奔歸成都唐軍自文州間道以入十

月己酉繼安至綿州行上戍請降丙辰入成都王衍乘竹
輿至昇仙橋素衣牽羊草索繫首肉袒銜璧輿觀群臣衰
經徒跣以降繼安下而取璧宗韜解縛焚觀自出師至降
衍凡七十五日兵不血刃自古用兵之易未有如此然繼
安雖為都統而軍政號令一出宗韜初莊宗遣宦者供奉
官李從龍監中軍高品李廷安呂知柔為典謂從龍等
素惡宗韜又見宗韜專任軍事益不平之及破蜀蜀之貴
臣大將自王宗弼已下皆束手以蜀寶貨效樂奉宗韜父子
而魏王所得匹馬束帛唾塵塵柄而已宗韜日決軍事將
吏賓客趨走盈庭而都統府惟大將長謁牙門墮然由是
從龍等不勝其憤已而宗弼率蜀人見繼安請留宗韜鎮
蜀從龍等因言宗韜有異志勸繼安為備繼安謂宗韜曰

陛下倚侍中如衡華尊之廟堂之上期以一天下而制四
方必不棄元老於蠻夷之地此事非予敢知也莊宗聞宗
韜欲留蜀亦不悅遣宦者向延嗣趣繼安班師延嗣至成
都宗韜不出迎及見禮益慢延嗣怒從龍等因告延嗣宗
韜有異志恐危魏王延嗣還具言之劉皇后涕泣請保全
繼安莊宗遣宦官馬彥珪往視出宗韜去就是時兩川新定
孟知祥未至所在次賊亡聚山林宗韜方遣任圜等分出
招集恐後生變故師未即還而彥珪將行見劉皇后曰臣
見延嗣言蜀中事勢已不可禍機之作間不容髮安能三
千里往復回命乎劉皇后以彥珪語告莊宗莊宗曰傳言
未審重耳可便令果決皇后以不得請因自為教與繼安使
殺宗韜明年正月宗韜留任圜守蜀以待知祥之至宗韜

期班師有日彥珪至蜀出皇后教示繼安及繼安曰今大軍將發未有豐饗豈可作此負心事從龍等泣曰今有密教王苟不行使崇韜知之則吾屬無類矣繼安曰上無詔書徒以皇后手教安能殺招討使從龍等力爭繼安不得已而從之詰曰從龍以都統命召崇韜繼安登樓以避之崇韜入昇階繼安從者李環趨碎其首繼安遂班師二月軍至泥溪先鋒康延孝叛據漢州繼安遣任圜討平之四月辛卯至興平聞明宗及兵入京師繼安欲退保鳳翔至武功李從龍勸繼安馳趨京師以救內難行至渭河西都留守張綏斷浮橋繼安不得度乃循河而東至渭南左右皆潰從龍謂繼安曰大事已去禍不可弭王且自圖繼安徘徊泣下謂李環曰吾道盡途窮子當殺我環遲疑久之謂

繼安乳母曰吾不忍見王王若無路求生當蹈面以俟繼安面榻而卧環縊殺之任圜從後至葬繼安于華州之西南繼安少病闈無子明宗已即位圜率征蜀之師二萬至京師明宗撫慰之問圜繼安何在圜具言繼安死狀同光三年詔以皇子繼嵩繼潼繼蟾繼峴皆為光祿大夫檢校司徒蓋其皆幼故不封當莊宗遇弒時太祖子孫在者十有一人明宗入立其四人見殺其餘皆不知所終太祖之後遂絕梁唐家人傳皆先兄弟而後諸子兄弟之子各從其父此理之常也至莊宗七帝所建事跡不以長幼為次者各因其死之先後而書之便於述事示無定法也

五代史記卷第十四

五代史記卷第十五

唐明宗家人傳三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胡安盛圖嚴傳洙校

和憲武皇后

昭懿皇后

宣憲皇后

淑妃王氏

哀皇后

明宗四子

明宗四姪

明宗三后一妃和武憲皇后曹氏生晉國公主昭懿皇后
 夏氏生秦王從榮愍帝宣憲皇后魏氏路王從珂母也淑
 妃王氏許王從益之慈母也曹氏夏氏皆不見其世家夏
 氏無封爵明宗未即位前卒明宗天成元年封楚國夫人
 曹氏為淑妃追封夏氏晉國夫人長興元年立淑妃為皇
 后而夏氏所生二子皆已王乃追册為皇后謚曰昭懿
 魏氏鎮州平山人也初適平民王氏生子十歲矣明宗

為騎將掠平山得其子母以歸居數年魏氏卒葬太原其
子昱為潞王從珂明宗時從珂已王乃追封魏氏為魯國
夫人廢帝即位追尊魏氏為皇太后議建陵寢而太原石
敬瑭反乃於京師河南府東立寢宮清泰三年六月丙寅
遣工部尚書崔儉奉上皇太后寶冊蓋曰宣憲
淑妃王氏邠州餅家子也有夙姿色號花兒羞少嘗染故將
劉鄩為侍兒鄩卒王以無所歸是時明宗夏夫人已卒方
求別室有言王氏於安重誨者重誨曰告明宗而納之王
氏素得鄩金甚多悉以遺明宗左右及諸子婦人皆為
王氏稱譽明宗益愛之而夫人曹氏為人簡質常避事由
昱王氏專寵明宗即位議立皇后而曹氏當立曹氏謂王
氏曰我素多病而性不耐煩妹當代我王氏曰后帝匹也

至尊之位誰敢干之乃立曹氏為皇后王氏為淑妃妃事
皇后亦甚謹每帝晨起盥櫛小御皆妃執事左右及罷朝
帝與皇后食妃侍食徹乃退未嘗少懈皇后心亦益愛之
然宮中之事皆主於妃明宗病妃與宦者孟漢瓊出納左
右遂專用事殺安重誨秦王從榮皆與焉劉鄩諸子皆以
妃故封拜官爵愍帝即位用尊皇后為皇太后妃為皇太
妃初明宗後宮有生子者命妃母之是為許王從益從益
乳母司衣王氏見明宗已老而秦王握兵心欲自託為後
計乃曰兒思秦王是時從益已四歲又數教從益自言求
見秦王明宗遣乳媪將兒往來秦府遂與從榮私通從榮
因使王氏伺察宮中動靜從榮已死司衣王氏以謂秦王
實以兵入宮衛天子而臣反見誅出怨言愍帝聞之大怒

賜司衣王氏死而事連太妃由是心不悅欲遷之至德宮
以太后素善妃懼傷其意而止然待之甚薄廢帝入立嘗
置酒妃院妃舉酒曰願辭皇帝為比丘尼帝驚問其故曰
小兒處偶得命若大兒不容則死之日何面見先帝因泣
下廢帝亦為之悽然待之頗厚石敬瑭犯京師廢帝聚
族將自焚妃謂太后曰事急矣宜少回避以俟姑夫太后
曰我家至此何忍獨生妹自勉之太后乃與帝俱焚死而
妃與許王從益及其妹匿於鞠院以免晉高祖立妃自請
為尼不可乃遷于至德宮晉遷都汴以妃子母俱東置於
宮中高祖皇后事妃如母天福四年九月癸未詔以郟國
三千戶封唐許王從益為郟國公以奉唐祀服色旌旗一
依舊制太常議立莊宗明宗愍帝二室以至德宮為廟詔

立高祖太宗為五廟使從益歲時主祠出帝即位妃母子
俱還洛陽契丹犯京師趙延壽所尚明宗公主已死耶律
德光乃為延壽娶從益妹是為永安公主公主不知其母
為誰素亦養於妃妃至京師主婚禮德光見明宗畫像焚
香再拜顧妃曰明宗與我約為弟兄爾吾嫂也已而斬之
曰今日乃吾婦也乃拜從益為彰信軍節度使從益辭不
之官與妃俱還洛陽德光北歸留蕭翰守汴州漢高祖起
太原翰欲北去乃使人召從益委以中國從益子母逃於
徽陵域中以避使者使者迫之以東遂以從益權知南朝
軍國事從益御崇元殿翰率契丹諸將拜殿上晉群臣拜
殿下群臣入謁太妃妃曰吾家子母孤弱為翰所迫此豈
福邪禍行至矣乃召王松趙上交為左右丞相李式崔光

鄴為樞密使燕將劉祚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翰留契丹兵千人屬祚而去漢高祖擁兵而南從益遣人召高行周武行德等為拒行周等皆不至乃與王松謀以燕兵閉城自守妃曰吾家亡國之餘安敢與人爭天下乃遣人上書迎漢高祖高祖聞其言召行周而不至遣郭從義先入京師殺妃母子妃臨死呼曰吾家母子何罪何不留吾兒使每歲寒食持二盃飯洒明宗墳上聞者悲之從益死時年七○愍帝哀皇后孔氏父循橫海軍節度使后有賢行生四子愍帝即位立為皇后未及冊命而難作愍帝出奔后病子幼皆不能從廢帝入立后及四子皆見殺晉高祖立追謚曰哀

明宗四子曰從璟從榮從厚從益從璟初名從審為人驍勇善戰而謙退謹勅從莊宗戰數有功為金槍指揮使明宗軍變于魏莊宗謂從璟曰爾父於國有大功忠孝之心朕自明信今為亂軍所逼爾宜自往宣朕意毋使自疑從璟馳至衛州為元行欽所執將殺之從璟呼曰我父為亂軍所逼公等不亮其心我亦不能至魏願歸衛天子行欽釋之莊宗憐其言賜名璟以為己子從莊宗如汴州將士多亡於道獨從璟不去左右或勸其逃禍從璟不聽莊宗聞明宗已渡黎陽復欲遣從璟通問行欽曰為不可遂殺之明宗即位贈太保

嗚呼無父烏生無君烏臣為生而世之有言曰為忠孝者不兩全夫豈然哉君父人倫之大本忠孝臣子之大節豈其不相為用而又相害者乎抑私與義而已耳蓋臣其私則

兩害以其義則兩得其父已兵攻其君爲其子者從父乎
從君乎曰身從其居志從其義可也身居君所則從君居
父所則從父其從於君者以辭其君曰子不可已歟父顛
無與兵焉則又號泣而呼其父曰盍捨兵而歸吾君乎君
敗則死之父敗則終喪而事君其從於父者必告之曰君
不可已歟也盍捨兵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待
罪於君君赦已則終喪而事之古之知孝者莫如舜知義
者莫如孔孟其於君臣父子之際詳矣使其不幸而遭焉
其亦如是而已矣從璟之於莊宗知所從而得其死矣哀
哉○秦王從榮天成元年呂檢校司赴無御史大夫拜天雄
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年徙鎮河東長興元年
拜河南尹兼判六軍諸衛事從璟死從榮於諸皇子次最

長又握兵柄然其爲人輕雋而鷹視頗喜儒學爲歌詩多
招文學之士賦詩飲酒故後生浮薄之徒日進諛佞以驕
其心自將相大臣皆患之明宗頗知其非而不能裁制從
榮嘗侍側明宗問曰爾軍政之餘習何事對曰有暇讀書
與諸儒講論經義爾明宗曰經有君臣父子之道然須碩
儒端士乃可親之吾見先帝好作歌詩甚無謂也汝將家
子文章非素習必不能工傳於人口徒取笑也吾老矣於
經義雖不能曉然尚喜屢聞之其餘不足學也是歲秋封
從榮秦王故事諸王受封不朝廟而有司希言欲重其禮
乃建議曰古者因禘嘗而發爵祿所已示不敢專今受大
封而不告廟非敬順之道也於是從榮朝服乘輅車具鹵
簿至朝堂受册出載明旨車朝于太廟京師之人皆已爲

榮三年加無中書令有司又言故事親王班宰相下今秦
王位高而班下不稱於是與宰相分班而居右四年加尚
書令食邑萬戶太僕少卿何澤上書請立從榮為皇太子
是時明宗已病得澤書不悅顧左右曰群臣欲立太子吾
當養老於河東乃召大臣議立太子事大臣皆莫敢可否
從榮入白曰臣聞姦人言欲立臣為太子臣實不願也明
宗曰此羣臣之欲爾從榮出見范延光趙延壽等曰諸公
議欲立吾為太子是欲奪吾兵柄而幽之東宮耳延光等
患之乃加從榮天下兵馬大元帥有司又言元帥或統諸
道或專一面自前世無天下大元帥之名其禮無所考按
請自節度使以下凡領兵職者皆具褰褫鞬巨軍禮褻其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初見亦如之其後許如客禮凡元

帥府文符行天下皆用帖文升班在宰相上從榮大賞元
帥府諸將皆有頒給控鶴奉聖嚴衛指揮使人馬一匹絹
十匹其諸軍指揮使人絹十匹都頭以下七匹至三匹又
請嚴衛捧聖千人為牙兵每入朝以數百騎先後張弓挾
矢馳走道上見者皆震懼從榮又命其寮屬及四方將士
試作征淮檄陳己所以平一天下之意言事者請為諸王
擇師傅以加訓導宰相難其事因請從榮自擇從榮乃請
翰林學士崔棻刑部侍郎任贊為元帥判官明宗曰學士
代予言不可也從榮出而恚曰任以元帥而不得請屬寮
非吾所諭也將相大臣見從榮權位益隆而輕脫如此皆
知其禍而莫敢言者惟延光延壽陰有避禍意數見明宗
涕泣求解樞密二人皆引去而從榮之難作十一月戊子

雪明宗幸宮西士和亭得傷寒疾已而從榮與樞密使朱
弘昭馮贇入問起居於廣壽殿帝不能知人王淑妃告曰
從榮在此又曰弘昭等在此皆不應從榮等去乃遷於雍
和殿宮中皆慟哭至夜半後帝蹶然自興於榻而侍疾者
皆去顧殿上守漏宮女曰夜漏幾何對曰四更矣帝即唾
肉如肺者數片溺涎液斗餘守漏者曰大家省事乎曰吾
不知也有頃六宮皆至曰大家還魂矣因進粥一器至旦
疾少愈而從榮稱疾不朝初從榮常忌宋王從厚賢於已
而懼不得為嗣其平居驕矜自得及聞人道宋王之善則
愀然有不足之色其久問疾也見帝已不知人既去而聞
宮中哭聲以謂帝已崩矣乃謀以兵入宮使其押衙馬處
鈞告弘昭等欲以牙兵入宿衛問何所可以居者弘昭等

對曰宮中皆王所可居王自擇之因私謂處鈞曰聖上萬
福王宜竭力忠孝不可草草處鈞具以告從榮從榮還遣
處鈞語弘昭等曰爾輩不念家族乎弘昭贇及魯徽使孟
漢瓊等入告王淑妃以謀之曰此事須得侍衛兵為助乃
召侍衛指揮使康義誠謀於竹林之下義誠有子在秦王
府未敢決其謀謂弘昭曰僕為將校惟公所使爾弘昭大
懼明日從榮遣馬處鈞告馮贇曰吾今日入居興聖宮又
告義誠義誠許諾贇即馳入內見義誠及弘昭漢瓊等坐
中興殿閣議事贇責義誠曰皇上所以畜養吾徒者為今
日爾今安危之機間不容髮奈何以子故懷顧望使秦王
得至此門主上安所歸乎吾輩復有種乎漢瓊曰賤命不
足惜吾自率兵拒之即入見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宮人

相顧號泣明宗問弘昭等曰實有之乎對曰有之明宗以
手指天泣下良久曰義誠自處置毋令震動京師潞王子
重吉在側明宗曰吾與爾父起微賤至取天下數救我於
危窘從榮得何氣力而作此惡事爾亟以兵守諸門重吉
即以控鶴兵守宮門是日從榮自河南府擁兵千人以出
從榮容慮甚衆而正直之士多見惡其尤所惡者劉贊王
居敏而所昵者劉陟高輦從榮兵出與陟輦並轡耳語行
至天津橋南指日景謂輦曰明日而今誅王居敏矣因陣
兵橋北下據胡牀而坐使人召康義誠而端門已閉叩左
掖門亦閉而於門隙中見捧聖指揮使朱弘實率騎兵從
北來即馳告從榮從榮驚懼索鐵厭心自調弓矢皇城使
安從六率騎兵三百衝之從榮兵歟之從榮果稍却弘實

兵五百自左掖門出方渡河而後軍來者甚衆從榮乃走
歸河南府其判官任贊已下首走出定鼎門牙兵劫嘉善
坊而潰從榮夫妻匿牀下從益殺之明宗聞從榮已死悲
咽幾墮于榻絕而蘇者再馮道率百寮入見明宗曰吾家
事若此慙見群臣君臣相顧泣下沾襟從榮二子尚幼皆
從死後六日而明宗崩

明宗兄弟皆不見于世家而有姪四人曰從璨從璋從溫
從敏從璨初為右衛大將軍安重誨用事自諸王將相皆
下之從璨為人剛猛不能少屈而性侷儻輕財好士重誨
忌之明宗幸汴州以從璨為大內皇城戶參軍賜死重誨
誅詔復其官贈太保

從璋字子良少善騎射莊宗時將兵戍常山聞明宗兵變

于魏乃亦起兵據邢州明宗即位以為捧聖左相都指揮使改皇城使領饒州刺史拜彰國軍節度使徙鎮義成明宗幸汴州從璋欲率民為首獻其從事諫以為不可從璋怒引弓欲射之坐罷為右驍衛上將軍居久之出鎮保義徙河中長興四年夏封洋王晉高祖立徙鎮威勝降封隴西郡公從璋為人貪鄙自鎮保義始折節自脩在南陽頗有遺愛天福二年卒年五十一

從溫字德基初為北京副留守歷安國忠武義武成德武寧五節度使封充王晉高祖立復為忠武軍節度使從溫為人貪鄙多作天子器服以自僭宗族賓客諫之不聽其妻關氏大呼于牙門曰從溫欲友而造天子服哭從溫大恐乃悉毀之明宗諸子八人至晉出帝時六已亡歿惟從

溫從敏在太后常曰吾惟有一兒豈可繩之以法從溫出此益驕嘗誣親吏薛仁嗣等為盜悉籍歿其家貲數千萬仁嗣等詣闕自訴事下有司從溫具伏出帝懼傷太后意釋之而不問開運二年徙河陽三城卒于官是時從璋子重俊為虢州刺史坐贓亦以太后故罪其判官高獻而已重俊復為商州刺史坐與其妹姦及殺其僕孫漢榮掠其妻賜死

從敏字叔達為人沈厚寡言妻驕妒初從莊宗為馬步軍都指揮使兼行軍司馬明宗入立遷皇城使保義軍節度使與討王都歷鎮橫海義武成德歸德保義昭義河陽封涇王漢高祖時為西京留守封秦國公周廣順元年卒贈中書令謚曰恭惠

五代史記卷第十五

五代史記卷第十六

唐廢帝家人傳四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濂傳汝舟校

廢帝皇后劉氏父茂威應州渾元人也后為人彊悍廢帝素憚之初封沛國夫人廢帝即位為皇后其弟延皓少事廢帝為牙將廢帝即位拜宮苑使宣徽南院使清泰二年為樞密使天雄軍節度使延皓為人素謹厚及貴而改節后故用事受賕掠人園宅在鄴不恤軍士軍士皆怨捧聖都虞侯張令昭后其屯駐兵逐延皓延皓走相州是時石敬瑭已反方用兵而令昭之亂作令昭乃閉城遣其副使邊仁嗣請已為節度使廢帝后令昭為右千牛衛將軍權知天雄軍府事已而遣范延光討之令昭敗走邢州追至沙河斬之屯駐諸軍亂者三千餘人皆死有司請后

延皓行軍法廢帝以后故剗其官爵而已

廢帝二子曰重吉重美一女爲尼號幼澄皆不知其所生廢帝鎮鳳翔重吉爲控鶴指揮使與尼俱留京師控鶴親兵也廢帝即位不欲重吉掌親兵乃出重吉爲亳州團練使居幼澄於禁中又徙廢帝北京廢帝自疑乃及廢帝遣人殺重吉于宋州幼澄亦死

重美幼而明敏如成人廢帝即以自左衛上將軍領成德軍節度使兼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改領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雍王石敬瑭及廢帝欲北征重美謂宜持重固請毋行廢帝心憚敬瑭初不欲往聞重美言曰爲然而劉延皓與劉延朗等迫之不已廢帝遂如河陽留重美守京師京師震恐居民皆出城居藏竄門者禁止

之重美曰國家多難不能與甲爲主而欲禁其避禍可乎因縱民出及晉兵將至劉皇孫積薪于地將焚其宮室重美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坐但忙曰重勞民力取怨身後耳后曰爲然廢帝自焚后及重美與俱死

嗚呼家人之道不可曰不正也夫禮者所曰別嫌而明微也甚矣五代之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垂而宗廟朝廷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謂亂世者歟自古未之有也唐一號而三姓周二號而二姓唐太祖莊宗爲一家明宗廢帝爲一家廢帝爲一家周太祖爲一家世宗爲一家別其家而同其號者何哉唐從其號見其盜而有也周從其號與之也而別其家者昭穆親疎之不可亂也號可同家不可曰不別所曰別嫌而明微也梁博王友文之不別何哉者

禍本也梁太祖之禍自友文始存之所已戒也

五代史記卷第十六

五代史記卷第十七

晉家人傳五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濂傅汝舟校

高祖皇后李氏唐明宗皇帝女也后初號永寧公主清泰二年封魏國長公主自廢帝立帝疑高祖必反三年公主自太原入朝于春節辭歸留之不得廢帝醉語公主曰爾歸何速欲與石即反邪既醒左右告之廢帝大悔公主歸曰謠高祖高祖由是益不自安高祖即位公主當為皇后天福二年三月有司言皇太妃尊號已正請上寶用太妃高祖庶母劉氏也高祖曰宗廟未立謙抑未皇七年夏五月高祖已病乃詔尊太妃為皇太后然卒不奉用而高祖崩故后諡高祖世亦無用命出帝天福八年七月用尊皇后為皇太后太后為人彊敏高祖常嚴憚之出帝馮皇后

用事太后數訓誡之出帝不從乃及于敗開運三年十二月耶律德光已降晉兵遣張彥澤先犯京師以書遺太后具道已降晉軍且曰各有梳頭妮子竊藥囊巨奔于晉今皆在不吾戰陽城時亡奚車一乘在不吾又問契丹先為晉獲者及景延廣桑維翰等所在太后與帝聞彥澤至欲自焚嬖臣薛超勸止之及得德光所與書乃滅火出上苑中帝召當直學士范質謂曰即一何相負昔先帝起太原時欲擇一子留守謀之比故朔皇帝自去宮屬我我素官為其所知御為我草奏具言豆之庶幾活我子母質為帝草降表曰孫男臣重貴言頃者皇運告竭中原失馭數窮否極天缺地傾先人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兵連禍結力屈勢孤翁皇帝救患摧剗興利除害躬擐甲胄深入寇場犯露

蒙霜度鴈門之險馳風擊電行中冀之誅黃鉞一麾天下大定勢凌宇宙義感神明功成不居遂與晉祚則翁皇帝有大造於石氏也旋屬天降鞠凶先君即世臣薄承遺旨纂紹前基諒聞之初荒迷失次凡有軍國重事皆委將相大臣至於擅繼宗祧既非稟命輕發文字輒敢抗尊自啓釁端果貽赫怒禍至神感運盡天亡十萬師徒均至風束手億兆黎庶延頸歸心臣負義色羞貪生恐耻自貽顛覆上累祖宗偷度朝日苟存視息翁皇帝若惠顧曷昔稍霽雷霆未賜靈誅不絕先祀則百口荷更生之德一門街無報之恩雖所顛焉非敢望也臣與太后妻馮氏於郊野面縛俟罪次又為太后表曰晉室皇太后新婦李氏妄言張彥澤傳住兒等至伏蒙皇帝阿翁降書晏撫者妾伏念先皇

帝頃在并汾適逢屯難危同累卵急若倒懸智勇俱窮朝夕不保皇帝向翁發自冀冀親抵河東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太平巨孽遂定中原救石氏之覆亡大晉朝之社稷不
幸先皇猷代嗣子承祧不能繼好息民而反虧恩義義兵
戈屢動駟馬難追感實自貶各將誰執今宮中震怒中外
携離上將牽羊六師解甲妾舉宗負釁視景偷生惶惑之
中撫問斯至明官恩旨曲示哀容慰諭丁寧神爽飛越豈
謂已垂之命忽蒙更生之恩省罪責躬九死未報今遣孫
男延昭延寶奉表請罪陳謝臣聞德光報曰可無憂管取
一喫飯處四年正月丁亥朔德光入京師帝與太后肩輿
至郊外德光不見館于封禪寺遣其將崔廷勳官兵守之
其時雨雪寒凍皆苦臣既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必此飯

僧數萬今日豈不相憫邪僧辭曰虜意難測不敢獻食帝
陰祈守者乃稍得食辛卯德光降帝爲光祿大夫檢校太
尉封負義侯遷于黃龍府德光使人謂太后曰吾聞東貴
不逃母教而至于此可來自便勿與俱行太后答曰重貴
事妾甚謹所失者違先君之志絕兩國之歡然重貴北去
幸蒙大惠全生保家母不隨子欲何所歸於是太后與馮
皇后皇弟重睿皇太子延昭延寶等舉族從帝而北呂宮女
五十宦官三十東西班五十醫官一控鶴官四御厨七茶
酒司三儀鸞司三六匍士二十人從衛呂騎兵三百所經
州縣皆故晉將吏有所供饋不得通路傷父老爭持牛酒
爲獻衛兵擁隔不使見帝皆涕泣而去自幽州行十餘日
過平州出榆關行砂磧中饑不得食遣宮女從官採木實

野蔬而食又行七八日至錦州虜人迫帝與太后拜阿保
機畫像帝不勝其辱泣而呼曰薛超誤我不令我死又行
五六日過海北州至東丹王墓遣延煦拜之又行十餘日
渡遼水至渤海國鐵州又行七八日過南海府遂至黃龍
府是歲六月契丹國母徙帝太后于懷密州去黃龍府
西北一千五百里行過遼陽二百里而國母爲永康王所
囚永康王遣帝太后還止遼陽猶供給之明年四月永康
王至遼陽帝白衣紗帽與太后皇后詣帳中上謁永康王
止帝以常服見帝伏地雨泣自陳過咎永康王使人扶起
之與坐飲酒奏樂而永康王帳下伶人從官望見故主皆
泣下悲不自勝爭以衣服藥餌爲遺五月永康王上陞取
帝所從行宦者十五人東西班十五人及皇子延煦而去

永康王妻兄禪奴愛帝小女求之帝辭曰尚幼永康王馳
一騎取之曰賜禪奴陞虜地於高涼虜人常曰五月上陞
避暑八月下陞至八月永康王下陞太后自馳至霸州見
永康王求於漢兒城側賜地種牧曰爲生永康王曰太后自
從行十餘日遣與延煦俱還遼陽明年乃漢乾祐二年其
二月徙帝太后于建州自遼州東南行千二百里至建州
節度使趙延暉避正寢曰館少去建州數十里外得地二
十餘頃帝遣從行者耕而食之明年三月太后瘖疾無醫
藥嘗仰天而泣南望戟手罵杜重威李守貞等曰使死者
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不赦爾於地下八月疾亟謂帝曰我
死焚其骨送范陽佛寺無使我爲虜地鬼也遂卒帝與皇
后宮人宦者東西班皆被髮赴跪扶昇其柩至賜地焚其

骨穿地而葬焉周顯德中有中國人自契丹亡歸者言見
帝與皇后諸子皆無恙後不知其所終

安太妃代北人也不知其世家為敬儒妻生出帝封秦國
夫人出帝太尊為皇太妃妃老而失明從出帝北遷自遼
陽徙建州卒於道中臨卒謂帝曰當焚我為灰南面賜之
庶幾遺魂得反中國也既卒砂磧中無草木乃毀奚車而
焚之載其燼骨至建州李太后亦卒遂并葬之

出帝皇后馮氏定州人也父濛濛為州進奏吏居京師呂巧
佞為安重誨所喜呂為鄴都副留守高祖留守鄴都得濛
驩甚為東胤娶濛女後封吳國夫人東胤早卒后寡居
旬色出帝悅之高祖崩梓宮在殯出帝居喪中納之呂為
后是日呂六宮仗衛太常鼓吹命后至西御莊見于高祖

影殿群臣比日賀帝顧謂馮道等曰皇太后之命與卿等不
任大慶群臣出帝與皇后酣飲歌舞過梓宮前醜而告曰
皇太后之命與先帝不任大慶左右皆大笑帝亦自絕倒
顧謂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女婿何似皇后與左右皆大笑
聲聞于外后既太尊內寵封拜宮官尚官知客等皆為郡
夫人又用男子李彥弼為皇后宮都押衙其兄玉執政內
外用事晉遂呂亂契丹犯京師暴帝之惡于天下曰納叔
母於宮中亂人倫之大典后隨帝北遷哀帝之辱數求毒
藥欲與帝俱飲臣死而藥不可得後不知其所終

晉氏始出夷狄而微終為夷狄所滅故其宗室次序本末
不能究見其可見者曰高祖二子一兄六弟七子二孫
而有略存詳非惟禍亂多故而生其事實抑亦無足稱焉

者然粗存其見者曰備其闕云云叔父曰萬友萬詮兄曰
敬儒弟曰敬威敬德敬殷敬熾敬暉重胤子曰重貴重信
重又重英重進重曆重泉孫曰延煦延寶孝平皇帝生孝
元皇帝萬友萬詮孝元皇帝生高祖萬友生敬威敬熾萬
詮生敬暉而敬儒敬德敬殷重胤皆其不知其必高祖為親
疎也高祖孝元皇帝弟二子也而敬儒為兄疑其長子也
則於高祖屬長而親然贈官及最後於諸弟而高祖世獨
不得追封此又可疑也重胤高祖弟也亦不知其為親疎
然高祖愛之養厚為子故於名加重而下匿諸子高祖叔
兄與弟敬殷子重進皆前即位卒而敬威敬德重胤重英
高祖反時死高祖少子曰馮六未名而卒而舊說曰重曆
為幼子者非也石氏世事軍中萬友萬詮職卑不見天福

二年正月萬友自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御史大
夫上柱國贈太師萬詮亦自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
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太傳出帝天福八年正月追封皇叔
祖萬友為秦王萬詮加贈太師追封趙王

敬威字奉信唐廢帝時為彰聖右弟三都指擯使領常州
刺史聞高祖舉兵太原謂人曰生而有死人孰脂免吾兄
方舉大事吾不可偷生取辱見笑一時遂自殺敬德時為
沂州馬步軍指揮使呂高祖反誅天福二年正月贈敬威
敬德皆為太傅并贈敬殷呂檢校太子賓客亦贈太傅而
不及敬儒七年正月追封敬威廣王敬德福王敬殷通王
皆贈太尉敬儒始呂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
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太傅而獨不得封出帝天福八年

五月加贈三皇叔皆為大師而皇伯敬儒始追封宋王亦加贈大師

敬贇字德和少無賴鼠身民間高祖使人求得之補太原牙將即位呂為飛龍皇城使累遷曹州防禦使天福五年冬拜河陽三城節度使敬贇性貪暴高祖為擇賢佐吏輔之而敬贇亦憚高祖嚴未嘗敢犯法歲餘徙鎮保義出帝時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漸驕恣帝嘗遣使者至必問曰小姪安否陝人苦其暴虐召還京師呂其皇叔不能責也斥其元從都押衙蘇彥存鄭溫遇呂懿豆之契丹犯邊敬贇從出帝幸澶淵使呂兵備文陽守麻家渡未嘗見敵皆無功開運元年七月復出為威勝軍節度使歲餘出帝召贇州為威信軍授敬贇節度使在曹貪暴尤甚久之

召還張彥澤兵犯京師敬贇夜走踰城東垣墮沙濠溺死時年四十九

韓王敬曠字德昭為人厚重剛直勇而多智高祖尤愛之高祖時為曹州防禦使以廉儉見稱卒于官贈太傅天福八年加贈大師追封韓王子曠嗣

高祖李皇后生楚王重信其諸子比日不知其母當高祖起太原東英為右衛將軍重胤為皇城副使居京師聞高祖奉事匿民家井中捕得誅之并族民家天福二年正月高祖為二子發哀皆贈為太保并贈重進呂故左金吾衛將軍贈太保七年正月皆加贈太傅追封重英號王重胤鄭王重進號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皆加贈大師

楚王重信字守字為人敏悟多智且好禮天福二年二月

呂左驍衛上將軍拜河陽三城節度使有善政高祖下詔褒之是歲范延光反詔前靈武節度使張從賓發河陽兵討延光從賓亦反重信見殺時年二十高祖欲贈重信太尉大臣引漢故事皇子無為三金者高祖曰此兒為善被禍各哀之甚自我而已豈有例邪乃贈太尉七年正月加贈太師追封沂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易封楚王

壽王重義字弘理為人好學頗知兵法高祖即位拜左驍衛大將軍高祖幸汴州長為東都留守張從賓反攻河南見殺時年十九贈太傅天福七年正月加贈太尉追封壽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加贈太師皆無字重慶為人貌類高祖高祖卧疾宰相馮道入見卧内重慶尚幼高祖呼出使拜道於前因呂宮者抱持置道懷中高祖雖不言左右

皆知其呂重慶託道也高祖崩晉大臣呂國家多事議立長君而呂延廣已陰許立出帝重慶遂不得立出帝以重慶為檢校太保開封尹以左散騎常侍邊蔚權知開封府事開運二年五月拜重慶雄武軍節度使歲餘徙鎮忠武皆不之鎮契丹滅晉重慶從出帝北遷後不知其所終

陳王重泉高祖幼子也小字馮六未名而卒贈太傅追封陳王賜名重泉出帝天福八年五月加贈太師延煦延寶高祖諸孫也出帝以為子開運二年秋以延煦為鄭州刺史延煦少不能視事以一宦者從之又選尚書郎路航參知州事宦者遂專政每詬辱航出帝召航還已而徙延煦齊州防禦使三年拜鎮寧軍節度使是時河北用兵天下旱蝗民餓死者百萬計而諸鎮爭為聚斂趙在禮所積鉅

萬爲諸侯之最出帝利其貨乃以延煦娶在禮女在禮獻
綃三千匹前後所獻不可勝數三年五月遣宗正卿石光
贊以聘幣一百五十床迎于其弟出帝宴在禮萬歲殿所
以賜予甚厚君臣窮極奢侈時人以爲榮在禮謂人曰吾
此一婚其費千萬十一月徙延煦鎮保義自延煦爲齊州
防禦使而延寶代爲鄭州刺史及契丹滅晉出帝與皇太
后遣延煦送寶齋降表王璽金印以歸契丹而延寶時亦
爲威信軍節度使矣契丹得璽以爲製作非工與前史所
傳者異命延煦等遠報求真璽出帝以狀荅曰頃王從珂
自焚於洛陽王璽不知所在疑已焚之先帝受命命玉工
製此璽在位群臣皆知之乃已後延煦等從帝北遷不知
其所終

嗚呼古之不幸無子而曰其同宗之子爲後者聖人許之
著之禮經而不諱也而後世閭閻鄙俚之人則諱之諱則
不勝其欺與僞也故其苟偷竊取嬰孩襁褓諱其父母而
自欺以爲我生之子曰不如此則不能得其志盡愛於
我而其心必二也而爲其子者亦自諱其所生而絕其天
性之親反視曰爲叔伯父曰此欺其九族而亂其久鬼親
疎之屬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受其父母者使是子也能
忍而真絕其天性歟曾禽獸之不若也使其不忍而外陽
絕之是大僞也夫閭閻鄙俚之人之慮於事者亦已深矣
然而苟竊欺僞不可曰爲法者小人之事也惟聖人則不
然曰謂人道莫大於繼絕此萬世之通制而天下之公行
也何必諱哉所謂子者未有不由父母而生者也故爲人

後者必有肉所生之父母所後之父母此理之自然也何必諱哉其簡易明白不苟不竊不欺不僞可以爲通制而公行者聖人之法也又以謂爲人後者所承重故加其服且斬而不絕其所生之親者天性之不可絕也然而恩有屈於義故降其服以暮服外物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故著於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自三代且來有天下國家者莫不用之而晉氏不用也出帝之於敬儒絕其父道臣而爵之非特且其義不當立不得已而絕之蓋亦晉見閭閻鄙俚之所爲也五代干戈賊亂之世也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掃地而盡於是矣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天子尚爲閭閻鄙俚之事者多矣而晉氏超於夷狄以篡逆而得天下高祖且耶律德光爲

父而出帝於德光則且爲祖而稱孫於其所生父則臣而名之是豈可且人理責哉

五代史記卷第十八

漢家人傳六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凌盛高濂傳汝舟校

高祖皇后李氏晉陽人也其父爲農高祖少爲傭卒牧馬
晉陽夜入其家劫取之高祖已貴封魏國夫人生隱帝開
運四年高祖起兵太原賞傭士帑藏不足充欲歛於民后
諫曰方今起事號爲義兵民未知惠而先奪其財殆非新
天子所旨救民之意也今後宮所有請悉出之雖其不足
亦不旨爲怨也高祖爲改容謝之高祖即位立爲皇后
高祖崩隱帝開尊爲皇太后帝年少數與小人郭允明後
替李業等遊戲宮中后數切責之帝曰國家之事外有朝
廷非太后所且言也太常卿張昭聞之上疏諫帝請親近
師傅延問正人旨開聰明帝益不省其後帝卒與允明等

謀議遂至於亡初帝與允明等謀誅楊邠史弘肇等議已
定入白太后太后曰此大事也當與宰相議之李業從勿
對曰先皇帝平生言朝廷大事勿問書生太后深曰為不
可帝拂衣而去曰何必謀於閉門邠等死周太祖起兵兵
嚮京師慕容彥超敗於劉子陂帝欲出自臨兵太后止之
曰郭威本吾家人非其危疑何肯至此今若按兵無動呂
詔諭威威必有說則君臣之際庶幾尚全帝不從呂出遂
及於難周太祖入京師舉事皆稱太后詔已而議立湘陰
公贊為天子贊未至太祖乃請太后臨朝已而太祖出征
契丹軍士擁之以還太祖請事太后為母太后詔曰侍中
功烈崇高德聲昭著勦除禍亂安定邦家謳歌有歸曆數
攸屬所屆軍民推戴億兆同歡老身未終殘年屬此多難

惟巨衰朽託於始終載省來牋如母見待感認深意涕泗

橫流於皇遷后於太平宮上尊號曰昭聖皇太后顯德元

年春崩隱帝舊史實錄皆無皇后帝立三年崩時年二十一美果其立后也

高祖二弟三子弟曰崇曰信子曰承訓承祐承勳崇子曰

贊高祖愛之呂為已子乾祐元年拜贊徐州節度使承訓

早卒追封魏王承祐次立是謂隱帝承勳為開封尹周太

祖已敗漢兵于北郊隱帝遇弒太祖入京師曰謂漢大臣

必相推戴及見宰相馮道等道殊無意太祖不得已見道

猶下拜道受太祖拜如平時徐勞之曰公行良苦太祖意

色皆沮呂謂漢大臣未有推立已意又難於自立因白漢

太后擇立漢嗣而宗室河東節度使崇等在者四人乃為

太后誥曰河東節度使崇許州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徐

州節度使贊開封尹承勳皆高祖之子文武百辟其擇嗣君曰承天統於周太祖與王峻入見太后言開封尹承勳高祖皇帝之子宜立太后曰承勳久病不任為嗣太祖與群臣請見承勳視起居太后命曰卧榻昇承勳出見群臣群臣視之信然乃共奏曰徐州節度使贊高祖愛以為子宜立為嗣乃遣大師馮道率群臣迎贊道揣周太祖意不在贊謂太祖曰公此舉由衷乎太祖指天為誓道既行謂人曰吾平生不為謬語人今謬語矣道見贊傳太后意召之贊行至宋州太祖自澶州為兵士擁還京師王峻慮贊左右生變及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以兵七百騎衛贊崇至宋州贊登樓問崇所自來之意崇曰澶州軍變懼未察之遣崇護衛非惡意也贊召崇崇不敢進馮道出與崇

語崇乃登樓見贊已而奪贊部下兵太祖曰書召道先歸留其副趙上交王度奉贊入朝太后道乃先還贊謂道曰寡人此來所恃者曰公三十年舊相是臣小疑道默然贊客將賈正等數曰道欲圖之贊曰勿草草事豈出於公邪道已去郭崇繼贊于外館殺賈正及判官薛美商牙內都虞侯劉福孔目官夏昭度等太祖已監國太后乃下詔曰比者樞密使郭威志安宗社議立長君曰徐州節度使贊高祖近親立為漢嗣乃自藩鎮召赴京師雖詔命已行而軍情不附天道在比人心靡東適當改卜之初俾應分土之命贊可降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上柱國封湘陰公贊自幽死初贊自徐州入也曰都押牙鞏庭美教練使楊温守徐州庭美等聞贊不得立乃閉城拒命太祖拜王彥

超徐州節度使下詔諭庭美等許呂刺史并詔贖赦庭美等廣順元年三月彥超克徐州庭美等皆見殺承勳廣順元年呂疾卒追封陳王

嗚呼予既悲湘陰公贇之事又嘉華庭美楊溫之所為贇於漢非嫡長特呂周氏移國畏天下而難之故假贇以伺間爾當是之時天下皆知贇之必不立也然庭美溫區區為贇守孤城呂死其始終之迹何媿於死節之士哉然予考於實錄二人之死狀不明夫二人之事固知其無所成其所重者死爾然史氏不著不知其何呂死也當王彥超之攻徐州也周實遣人招庭美等予得其詔書曰皆言庭美等嘗已送款於周後懼罪而復叛然庭美等款狀亦不見是皆不可知也夫史之闕文可不慎哉其疑以傳疑則

信者信矣予固嘉二人之忠而悲其志然不得列於死節之士者惜哉

蔡生信高祖之從弟也高祖鎮太原信為典捷軍都指揮使領義成軍節度使徙領許州高祖寢疾隱帝當以為嗣楊邠等受顧命不欲信在京師乃遣信就鎮信涕泣而去信所至黷貨好行殺戮軍士有犯法者信召其妻子對之封剔支解使自食其肉血流盈前信命樂飲酒自如也楊邠等死信大喜謂其容止曰吾嘗為天無眼而使我鬱鬱於此者三年矣主上孤立幾落賊手諸公可已勸我一杯矣已而聞難作信息不能食周太祖軍變於澶州王峻遣前申州刺史馬鐸以兵巡檢許州信乃自殺周太祖即位追封蔡王

傳先賢而後信亦便於述事尔

五代史記卷第六

五代史記卷第九

周太祖家人傳七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濂傳汝舟校

太祖一后三妃聖穆皇后柴氏邢州堯山人也與太祖同里遂巨歸焉太祖微時喜飲博任俠不拘細行后常諫止之太祖狀貌奇偉后心知其貴人也事之甚謹及太祖即位后已先卒乃下詔故夫人柴氏追册為皇后謚曰聖穆

淑妃楊氏鎮州真定人也父弘裕真定少尹妃幼巨色選入趙王宮事王鎔鎔為張文禮所殺鎮州亂妃亦流寓民間後嫁里人石光輔居數年光輔死太祖柴夫人卒聞妃有色而賢遂娶之為繼室太祖方事漢高祖於太原天福中妃卒遂葬太原之近郊太祖即位廣順元年九月追册

爲淑妃拜妃弟廷璋爲右飛龍使廷璋辭曰臣父老矣願
呂授之太祖曰吾方思之豈忘爾父邪即召弘裕弘裕老
不能行乃就其家拜金紫光祿大夫真定少尹太祖崩葬
高陵一后三妃皆當陪葬而太原未克世宗詔有司營高
陵之側爲虛墓以俟顯德元年世宗已敗劉晏於高平遂
攻太原太原閉壁被圍乃遷妃喪而葬之

貴妃張氏鎮州真定人也祖記成德軍節度判官檢校兵
部尚書父同芝事趙王王鎔爲詔呈官官至檢校工部尚
書鎔死鎮州亂莊宗遣幽州符存審以兵討張文禮裨將
武從諫館於妃家見妃尚幼憐之而從諫家在太原遂以
妃歸爲其子婦父之太祖事漢高祖於太原楊夫人卒而
武氏子亦卒乃納妃爲繼室至太祖貴累封吳國夫人太祖

以兵入京師漢遣劉銖戮其家妃與諸子皆死太祖即位
追冊爲貴妃

德妃董氏鎮州靈壽人也祖文廣唐深州錄事參軍父光
嗣趙州昭慶尉妃幼穎悟始能言聞樂聲耳知其律呂年七
歲鎮州亂其家失之爲潞州牙將所得真諸褚中呂歸潞
將妻嘗生女輒不育得妃憐之養呂爲子過於所生居五
六年妃家悲思其兄瑀求之人間算知所在潞將仕于京
師遇瑀欣然歸之時年十二瑀呂嫁里人劉進超進超亦
仕晉爲內職契丹犯關進超歿于虜中妃廢居洛陽漢高
祖由太原入京師太祖從過洛陽聞妃有賢行聘之太祖
建國中宮虛位遂冊爲德妃廣順二年卒年二十九妃兄
二人瑀官至太子右贊善大夫玄之自明皆至刺史初帝

舉兵于魏漢以兵圍帝弟時張貴妃與諸子青哥意哥姪
守筠奉超定哥皆被誅青哥意哥不知其母誰氏太祖即
位詔故弟二子青哥贈太尉賜名侗弟三子意哥贈司空
賜名信皇姪守筠贈左領軍衛將軍以筠聲近榮為世宗
避更名守愿奉超贈左監軍衛將軍定哥贈左千牛衛將
軍賜名遜世宗顯德四年夏四月癸未詔曰禮巨緣情恩
巨悼往矧在友于之列尤鍾惻愴之情故皇弟贈太保侗
贈司空信景運初啓天年不登俾予終鮮實勤予懷侗可
贈太傅追封郟王信司徒祀王又詔曰故皇從弟贈左領
軍衛將軍守愿贈左監門衛將軍奉超贈左千牛衛將軍
遜等頃因季世不享遐齡每念非辜難忘有慟守愿可贈
左衛大將軍奉超右衛大將軍遜右武衛大將軍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

周世宗家人傳八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清汪文盛高濂傳汝舟校

周太祖聖穆皇后柴氏無子養后兄守禮之子白為子是為世宗守禮字克讓白后族拜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世宗即位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光祿卿致仕居于洛陽終世宗之世未嘗至京師而左右亦莫敢言弟以元舅禮之而守禮亦頗恣橫嘗殺人于市有司白聞世宗不問是時王溥王晏王彥超韓令坤等同時將相皆有父在洛陽與守禮朝夕往來惟意所為洛陽人多畏避之號十阿父守禮卒七十二官至太傅

嗚呼父子之恩至矣孟子言舜為天子而瞽叟殺人則棄天下竊負之而逃以謂天下可無舜不可無至公舜可棄

天下不可刑其父此為世立言之說也然事固有不得如其意者歟矣蓋天子有宗廟社稷之重百官之衛朝廷之嚴其不幸有不得竊而逃則如之何而可子讀周史見守禮殺人世宗寢而不問蓋進任天下重矣而子於其父亦至矣故寧受屈法之過以申父子之道其所以合於義者蓋知權也君子之於事擇其輕重而處之耳失刑輕不孝重也刑者所以禁人為非孝者所以教人為善其意一也孰為重刑一人未必能使天下無殺人而殺其父滅天性而絕人道孰為重權其所謂輕重者則天下雖不能棄而父亦不可刑也然則為舜與崇者宜如何無使瞽叟守禮至於殺人則可謂孝矣然亦有不得如其意則擇其輕重而處之焉世宗之知權明矣夫

世宗三皇后貞惠皇后劉氏不知其世家蓋徵時所娶也世宗為左監門衛將軍得封彭城縣君世宗從太祖于魏后留京師太祖舉兵漢誅太祖家屬后見殺太祖即位追封彭城郡夫人世宗顯德四年夏四月始詔彭城郡夫人劉氏追冊為皇后有司謚曰貞惠陵曰惠陵宣懿皇后符氏其祖秦王存審父魏王彥卿后世王家出於將相之貴為人剛果有大志初適李守貞子崇訓守貞事漢為河中節度使已挾異志有術者善聽人聲以知吉凶守貞出其家人使聽之術者聞后聲驚曰此天下之母也守貞益自負曰吾婦猶為天下母吾取天下復何疑哉於是決反而漢遣周太祖討之逾年攻破其城崇訓惶免手自殺其家人次以及后后走匿以帷幔自蔽崇訓惶

遽求后不得遂自殺漢兵入其家后儼然坐堂上顧軍士曰郭公與吾父有舊汝輩無犯我軍士見之不敢迫太祖聞之以謂一女子能使亂兵不敢犯竒之為加慰勉以歸彥卿后感太祖不殺拜太祖為父其母以后夫家滅亡而獨脫死兵刃之間以為天幸欲使削髮為尼后不肯曰死生有命天也何必安毀形髮為太祖於后有恩而世宗性特英銳聞后如此益竒之及劉夫人卒遂納以為繼室世宗即位用為皇后世宗辨急多暴怒而後嘗言追悔母怒左右后必從容回顏色漸為解說世宗意亦隨解由是益重之世宗征淮后以帝不宜親行切諫止之世宗不聽師久無功遭大暑雨后以憂成疾而崩議者以方用兵請殺喪禮於是百官朝臨于西宮三日而釋服帝亦七日而釋葬

於新鄭陵曰懿陵後立皇后符氏后妹也國初遷西宮號周太后

世宗子七人長曰宜哥次二皆未名次曰恭皇帝次曰熙讓次曰熙謹次曰熙誨皆不知其母為誰氏宜哥與其二皆為漢誅太祖即位詔賜皇孫名誼贈左驍衛大將軍誠左武衛大將軍誠左屯衛大將軍顯德三年群臣請封宗室世宗以謂為國日淺因信未及於人而須功德大成慶流于世而後議之可也明年夏四月癸未先封太祖諸子又詔曰父子之道聖賢不忘再思天闕之端愈動悲傷之抱故皇子左驍衛大將軍誼左武衛大將軍誠左屯衛大將軍誠等載惟往事有足傷懷宜增一字之封仍贈三台之秩誼可贈太尉追封越王誠太傅吳王誠太保韓王而

皇子在者皆不封六年北復三關遇疾還京師六月癸未
皇子宗訓特進左衛上將軍封梁王而宗讓亦拜左驍衛
上將軍封燕國公後十日而世宗崩梁王即位是為恭皇
帝其年八月宗讓更名熙讓封曹王熙謹熙誨皆前未封
爵遂拜熙謹右武衛大將軍封紀王熙誨左領軍衛大將
軍封蘄王皇朝乾德二年十月熙謹卒熙讓熙誨不知其
所終

嗚呼至公天下之所共也其是非曲直之際雖父愛其子
亦或有所不得私焉當周太祖舉兵于魏漢遣劉銖誅
其家族於京師酷毒備至後太祖入立遣人責銖銖辭不
屈太祖雖深恨之然以銖辭直終不及其家也及追封妻
子之被殺者其言深自隱痛之而已不敢有非漢之辭焉
矣

蓋知其曲在已也故略存其辭以見周之有媿於其心者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一 梁臣傳九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濂傳汝舟校

嗚呼孟子謂春秋無義戰予亦以謂五代無全臣無者非
無一人蓋僅有之耳余得死節之士三人焉其仕不及于
二代者各以其國繫之作梁唐晉漢周臣傳其餘仕非
一代不可以國繫之者作雜傳夫入于雜誠君子之所羞
而一代之臣未必皆可貴也覽者詳其善惡焉

敬翔字子振同州馮翊人也自言唐平陽王暉之後少好
學工書擿乾符中舉進士不中乃客之梁翔同里人王發
為汴州觀察文使遂往依焉久之發無所薦引翔客益窘
為人作牋刺傳之軍中太祖素不知書翔所作皆俚俗語
太祖愛之謂發曰聞君有故人可與俱來翔見太祖太祖

問曰聞子讀春秋春秋所記何等事翔曰諸侯爭戰之事耳太祖曰其用兵之法可以為吾用乎翔曰兵者應變出奇以取勝春秋古法不可用於今太祖大喜補以軍職非其所好乃以為館驛巡官太祖與蔡人戰於郊翔時時為太祖謀畫多中太祖欣然以謂得翔之晚動靜輒以問之太祖奉昭宗自岐還長安昭宗召翔與李振升延喜樓勞之拜翔太府卿初太祖常侍殿上昭宗意衛兵有能擒之者乃佯為鞋結解以顧太祖太祖跪而結之而左右無敢動者太祖流汗洽背由此稀復進見昭宗遷洛陽宴崇勳殿酒半起使人召太祖入內殿將有所託太祖益懇辭以疾昭宗曰卿不欲來可使敬翔來太祖遽麾翔出翔亦佯醉去太祖已破趙匡凝取荆襄遂攻淮南翔切諫以謂新

勝之兵宜持重以養威太祖不聽兵出光州遭大雨幾不得進進攻壽州不克而多所亡失太祖始大悔恨歸而忿躁殺唐大臣幾盡然益以翔為可信任梁之篡弒翔之謀為多太祖即位以唐樞密院故用宦者乃改為崇政院以翔為使遷兵部尚書全鑿殿大學士翔為人深沈有大畧從太祖用兵二十餘年細大之務必關之翔亦盡心勤勞書夜不寐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而太祖剛暴難近有所不可翔亦未嘗顯言微開其端太祖意悟多為之改易太祖破徐州得時溥寵姬劉氏愛幸之劉氏故尚讓妻也乃以妻翔翔已妻劉氏猶侍太祖出入卧內如平時翔頗慮之劉氏明翔曰爾以我嘗失身於賊乎尚讓昔家宰相時溥國之忠臣汝御門地猶為辱我請從此訣矣翔以太祖

故謝而止之劉氏車服驕侈別置典謁交結藩鎮權貴往往附之寵信言事不下於翔當時貴家往往効之太祖崩友珪立以翔先帝謀臣懇其圖已不欲翔居內職乃以李振代翔為監宗政使拜翔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翔以友珪畏已多稱疾未嘗省事未帝即位趙巖等用事頗離間舊臣翔所鬱鬱不得志其後梁盡失河北與晉相距楊劉翔曰故時河朔半在以先帝之武御貔虎之臣猶不得志於晉今晉日益彊梁日益削陛下處深宮中所與計事者非其近習則皆親戚之私而望成事平臣聞晉攻楊劉李亞子負薪渡水為士卒先陛下委蛇守文以儒雅自喜而遣賀瓌為將豈足當彼之餘鋒乎臣雖備矣受國恩深若其乏材願得自效巖等以翔為怨言遂不用其

後王彥章敗于中都未帝懇召段凝於河上是時梁精兵悉在凝軍凝有異志顧望不來未帝遽呼翔曰朕居常忽卿言今急矣勿以為對懇卿其教我當安歸翔曰臣從先帝三十餘年今雖為相實朱氏老奴兩事陛下如即君以臣之心敢有所隱陛下初用段凝臣已爭之今凝不來敵勢已迫欲為陛下謀則小人間之必不見聽請先死不忍見宗廟之亡君臣相向慟哭翔與李振俱為太祖所信任莊宗入汴詔赦梁羣臣李振喜謂翔曰有詔洗滌將朝新君邀翔欲俱入見翔夜止高頭車坊將旦左右報曰宗政李公入朝矣翔嘆曰李振謬為丈夫矣復何面目入梁建國門乎乃白經而卒

朱珍徐州豐人也少與龐師古等俱從梁太祖為盜珍為

將善治軍選士太祖初鎮宣武珍爲太祖創立軍制選將
練兵甚有法太祖得諸將所募兵及佗降兵比日以屬珍珍
選將五十餘人比日可用梁敗黃巢破秦宗權東并兗鄆未
嘗不在戰中而嘗勇出諸將太祖與晉王東逐黃巢還過
汴館之上源驛太祖使珍夜以兵攻之晉王亡去珍悉殺
其麾下丘義成軍亂逐安師儒師儒奔梁太祖遣珍以兵
趨滑州道遇大雪珍越兵疾馳一夕至城下遂乘其城義
成軍以爲方雪不意梁兵來不爲備遂下之秦宗權遣盧
瑋張晳等攻梁是時梁兵尚少數爲宗權所困太祖乃拜
珍淄州刺史募兵於淄青珍偏將張仁遇白珍曰軍中有
犯令者請先斬而後白珍曰偏將乃欲專殺耶立斬仁遇
以徇軍軍中皆感悅珍得所募兵萬餘以歸太祖大喜曰

賊在吾郊若踐吾麥奈何今珍至吾事濟矣且賊方息兵
養勇度吾兵少而未知珍來謂吾不過堅守而已宜出其
不意以擊之乃出兵擊敗晳等宗權由此敗亡而梁軍威
大振以得珍兵故也珍從太祖攻宋宣取曹州執其刺史
丘弘禮又取濮州刺史朱裕奔于鄆州太祖乃還汴留攻
鄆州珍去鄆二十里遣精兵挑之鄆人不出朱裕詐爲降
書陰使人召珍約開門爲內應珍信之夜率其兵叩鄆城
門朱裕登陴開門內珍軍珍軍已入雍瓦城而垂門發鄆人
從城上礮石以投之珍軍皆死雍瓦城中珍僅以身免太祖
不之責也魏博軍亂囚樂彥貞太祖遣珍救魏珍破黎陽
臨河李固分遣聶金范居實等略澶州殺魏豹子軍二千
於臨黃珍威振河朔魏人殺彥貞珍乃還梁攻徐州遣珍

先攻下豐縣又敗時溥於吳康與李唐賓等屯蕭縣唐賓者陝州陝人也初為尚讓偏將與太祖戰尉氏門為太祖所敗唐賓乃降梁梁兵攻掠四方唐賓常與珍俱與珍威名略等而驍重過之珍戰每小却唐賓佐之乃大勝珍嘗私迎其家置匭中太祖疑珍有異志遣唐賓伺察之珍與唐賓不協唐賓不能忍夜走還宣武珍單騎追之交訴太祖前太祖兩惜其材為和解之珍屯蕭縣聞太祖將至戒軍中治館廐以待唐賓部將嚴郊治既失期軍吏督之郊訴于唐賓唐賓以讓珍珍怒拔劍而起唐賓拂衣就珍珍即斬之遣使者告唐賓反使者晨至梁敬翔恐太祖具怒不可測乃匿使者王夜而見之謂雖有所發必湏明日冀得少緩其事而圖之既夕乃引珍使者入見太祖大驚然

已夜矣不能有所發翔因從突合為太祖畫明日佯收唐賓妻子下獄因如珍軍去蕭一舍珍迎謁太祖命武士執之諸將霍存等十餘人叩頭救珍太祖大怒舉胡牀擲之曰方珍殺唐賓時獨不救之邪存等退珍遂縊死

龐師古曹州南華人也初名從梁太祖鎮宣武初得馬五百匹為騎兵乃以師古將之從破黃巢秦宗瑋皆有功太祖攻時溥未下留兵屬師古守之師古取其宿遷進屯召梁溥以兵二萬出戰師古敗之斬首二千級孫儒遂揚行密取揚州淮南大亂太祖遣師古渡淮攻儒為儒所敗是時朱珍李唐賓已死師古與霍存分將其兵柳王友裕攻徐州朱瑾以兵救時溥友裕敗溥於石佛山瑾收餘兵去太祖以友裕可追而不追奪其兵以屬師古師古攻破徐

州斬溥太祖表師古徐州留後梁兵攻鄆州臨濟水師古
徹木為橋夜以中甸先濟朱宣走中都見殺太祖已下兗
鄆乃遣師古與葛從周攻揚行密于淮南師古出清口從
周出安豐師古自其微時事太祖為人謹甚未嘗離左右
及為將出兵必受方略以行軍中非太祖命不妄動師古
營居清口地勢卑或請就高為柵師古以非太祖命不聽淮
人決水浸之請者告曰淮人決河上流水至矣師古以為
搖動士卒立斬之已而水至兵不能戰遂見殺

嗚呼兵之勝敗豈易言哉梁兵彊於天下而吳人號為輕
弱然師古再舉擊吳輒再敗以死其後及太祖自將出光山
攻壽春然亦敗也蓋自高駢死唐以梁兼統淮南遂與孫
楊爭矣凡三十年間三舉而三敗以至一彊遭至弱而如此

此其不可以理得也兵法固有以寡而敗衆以弱而勝彊
者顧其豈足以知之哉豈非適與其機會邪故曰兵者凶
器戰者危事也可不慎哉

葛從周字通美濮州甄城人也少從黃巢巢敗降梁從太
祖攻蔡州太祖隊士馬從周扶太祖復騎與敵步鬪傷面身
被數瘡偏將張延壽從劾擊之從周得與太祖俱去太祖
盡黜諸將獨用從周延壽為大將秦宗權掠地潁亳及梁
兵戰于焦夷從周獲其將王洵一人從朱珍收兵淄青遇
東兵輒戰珍得兵歸從周功為多張全義龍泰李罕之於河
陽罕之奔晉召晉兵以攻全義全義乞兵於梁太祖遣從
周丁會昇守救之敗晉兵於沅河潞州馮業勒殺晉守將李克
脩以降梁太祖遣從周入潞州晉兵攻之從周不能守走

河陽太祖攻魏從周與丁會先下黎陽臨河會太祖於內
黃敗魏兵於永定橋從丁會攻宿州以水浸其城遂破之
太祖攻朱瑾于兗州未下留從周圍之瑾閉壁不出從周
詐言救兵至陽避之高吳夜半潛還城下瑾以謂從周已
去乃出兵收外壕從周掩擊之殺千餘人晉攻魏魏人求
救太祖遣侯言救魏言築壘于洹水太祖怒言不出戰遣
從周代言從周至軍益閉壘不出而鑿金三閭門以待晉兵
攻之從周以精兵自閭門出擊敗晉兵晉王怒自將擊從
周從周雖大敗而梁兵擒其子落落送于魏斬之遂從攻
鄆州擒朱宣於中都又攻兗州走朱瑾太祖表從周兗州
留後以充鄆兵攻淮南出安豐且會龐師古于清口從周行
至濠州聞師古死遽還至溍河將渡而淮兵追之從周亦

大敗是時晉兵出山東攻相衛太祖遣從周略地山東下
洛州斬其刺史刑善益又下邢州走其刺史馬師素又下
磁州殺其刺史袁奉滔五日而下三州太祖乃表從周兼
邢州留後劉仁恭攻魏已屠貝州羅紹威求救于梁從周
會太祖救魏入于魏州燕兵攻館陶門從周以五百騎出
戰曰大敵在前何可返顧使閉門而後戰破其八柵燕兵
走追至于臨清擁之御河溺死者甚衆太祖以從周為宣
義行軍司馬太祖遣從周攻劉守文于滄州以將暉監其
軍守文求救于其父仁恭仁恭以燕兵救之暉語諸將曰
吾王以我監諸將今燕兵來不可迎戰宜縱其入城聚食
倉廩使兩困而後取之諸將頗以為然從周怒曰兵在上
將豈監軍所得言且暉之言乃常談爾勝敗之機在吾心

暉豈足以知之乃勒兵逆仁恭于乾寧戰于老鷓堤仁恭
大敗斬首三餘萬級獲其將馬慎交等百餘人馬二千匹
是時守文亦求救於晉晉為攻鄆洛以牽之從周遽還敗
晉兵于青山遂從太祖攻鎮州下臨城王鎔乞盟太祖表
從周泰寧軍節度使從氏叔琮攻晉太原不克梁兵西攻
鳳翔青州王師範遣其將劉鄩龍柔州從周家屬為鄩
所得厚遇之而不殺太祖還自鳳翔乃遣從周攻鄩從周
卒招降鄩太祖即位拜左金吾衛上將軍以疾致仕拜右
衛上將軍居于偃師末帝即位拜昭義軍節度使封陳留
郡王食其俸于家卒贈太尉

霍存洛州曲周人也少從黃巢巢敗存乃降梁存為將驍
勇善騎射秦宗權攻汴存以三千人夜破張旺柵又以騎

兵破秦賢殺三千人敗旺於赤岡從朱珍掠淄青龐師古
攻時溥皆有功朱珍與李唐質俱死乃以龐師古代珍存
代唐質以攻溥溥敗碭山存獲其將石君和等五十人梁
攻宿州存從周引水浸之丁會與存戰城下遂下之從攻
潞州與晉人遇戰馬牢川存入則當其前出則為其殿晉
人却遂東攻魏取淇門殺三千人梁得曹州太祖以存為
刺史兼諸軍都指揮使梁攻鄆州朱瑾來救梁諸將或勸
太祖縱瑾入鄆耗其食堅壁勿戰以此可俱弊太祖曰瑾
來必與時溥俱不若遣存邀之存伏兵蕭縣已而瑾果與
溥俱出迷離存發伏擊之遂敗瑾等於石佛山存中流矢
卒太祖已即位閱騎兵於繁臺至顧諸將曰使霍存在豈勞
吾親閱邪諸君寧復思乎佗日語如此

張存敬誰郡人也為人剛直有膽勇少事梁太祖為將善
因危窘君出奇計李罕之與晉人攻張全義於河陽太祖遣
存敬與王曹等救之罕之解圍去太祖以存敬為諸軍都
震候太祖攻徐克以存敬為行營都指揮使從周攻
滄州敗劉仁恭於老鸚隄還攻王鎔於鎮州入其城中取
其馬牛萬計遷宋州刺史復從諸將攻幽州存敬取其瀛
漠祁景幽州梁攻定州與王處直戰懷德驛大敗之枕尸
十餘里梁已下鎮定乃遣存敬攻王珂于河中存敬出舍
山下晉絳二州珂降于梁太祖表存敬護國軍留後復從
宋州刺史未卒卒于河中贈太傅存敬子仁頴仁愿
有孝行存敬卒事其兄仁頴出必告及必面如事父之禮
仁愿曉法令事梁唐晉常為大理卿卒贈秘書監

符道昭蔡州人也為秦宗權騎將宗權敗道昭流落無所
依後依鳳翔李茂貞貞愛之養以為子名繼遠梁攻茂
貞道昭與梁兵戰屢敗乃歸梁太祖表道昭秦州節度使
以亂不果行太祖為元帥初開府而李周彝以鄜州降以
為左司馬擇右司馬難其人及得道昭乃授之羅紹威將
誅其牙兵惡魏兵彊未敢發求梁為助太祖乃悉發魏兵
使攻燕而遣馬嗣勛紹威誅牙兵牙兵已誅魏兵在外
者聞之皆亂魏將左行遷據麻苒史仁隅據高唐以叛道
昭等從太祖采破之道昭為將勇於犯難而少成筭每戰
先發多敗而周彝等繼之乃勝開平元年由康懷英等攻
潞州築夾城為蚰蜒塹以圍之逾年不克下晉兵攻破夾
城道昭戰死

劉捍開封人也為人明敏有威儀善擯賓太祖初鎮宣武
以為客將使從朱珍募兵淄青太祖北攻鎮州與王鎔和
遣捍見鎔鎔軍未知梁意方嚴兵捍馳一騎入城中諭鎔
以太祖意鎔乃聽命梁兵攻定州降王處直捍復以一騎
入慰城中太祖圍鳳翔遣捍入見李茂貞計事唐昭宗召
見問梁軍中事稱曰賜以錦袍拜登州刺史賜號正人毅
勇功臣梁兵攻淮南遣捍先之淮口築馬頭下浮橋以渡
梁兵太祖出光山攻壽州又使捍作浮橋于淮北以渡歸
師拜宋州刺史太祖即位遷左天武指捕使元從親軍都
虞候左龍虎統軍出為信國軍留後同州劉知俊反以人
誘捍將吏執捍而去知俊械之送于李茂貞見殺太祖哀
之贈捍太傅

寇彥卿字俊臣開封人也世事宣武以為牙將太祖初就
鎮以為通引官累遷右長直都指揮使領洛州刺史羅紹
威將誅牙軍太祖遣彥卿之魏計事彥卿陰為紹威計畫
乃悉誅牙軍彥卿身長八尺隆準方面聲音如鐘工騎射
好書史善伺太祖意動作皆如旨太祖嘗曰敬翔劉捍寇
彥卿皆大為我生之其愛之如此賜以所乘愛馬一丈烏
太祖圍鳳翔以彥卿為都排陣使彥卿乘烏馳突陣前太
祖目之曰真神將也初太祖與崔胤謀欲遷都洛陽而昭
宗不許其後昭宗奔于鳳翔太祖以兵圍之昭宗既出明
年太祖以兵至河中遣彥卿奉表迫請遷都彥卿因悉驅
徙長安居人以東人皆折屋為椽浮渭而下道路號哭仰
天大罵曰國賊崔胤朱溫使我至此昭宗亦顧瞻陵廟傍

復不忍去謂其左右為俚語云紇干山頭凍死雀何不飛
去生處樂相與泣下沾襟昭宗行至華州遣人告太祖以
何皇后有娠願留華州待冬而行太祖大怒顧彥卿曰汝
往趣官家來不可一日留也彥卿復馳至華即日追昭宗
上道太祖即位拜彥卿感化軍節度使歲餘召為左金吾
衛大將軍充金吾衛仗使彥卿晨朝至天津橋民梁現不
避道前驅捧現投橋上石欄以死彥卿見太祖自首太祖
惜之詔彥卿以錢償現家以贖罪御史司憲崔沂劾奏彥
卿請論如法太祖不得已責授彥卿左衛中郎將復拜相
州防禦使遷河陽節度使太祖遇弒彥卿出太祖畫像事
之如生嘗對客語先朝必涕泗交下末帝即位徙鎮威勝
彥卿明敏善事人而恬寵作威好誅殺多猜忌卒于鎮年

五十七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二 梁臣傳十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濂傳汝舟校

唐懷英交州人也事朱瑾為牙將梁兵攻瑾瑾出略食豐沛間留懷英守城懷英即以城降梁瑾遂奔于吳太祖得懷英大喜後從氏叔琮攻趙匡凝下鄧州梁兵攻李茂貞于岐以懷英為先鋒至武功擊殺岐兵萬餘人太祖喜曰邑名武功真武功也以名馬賜之是時李周彝以郿坊兵救岐屯于二原懷英擊走之因取其翟州而還岐兵屯奉天懷英柵其東北夜半岐兵攻之懷英以為夜中不欲驚它軍獨以二千人出戰遲明岐兵解去身被十餘瘡李茂貞與梁和昭宗還京師賜懷英迎鑾毅勇功臣揚行密攻宿州太祖遣懷英擊走之表宿州刺史遷保義軍節度使

丁會以潞州叛梁降晉太祖命懷英為招討使將行太祖
戒之語甚切懷英惶恐以謂潞州期必得乃築夾城圍之
晉遣周德威屯于亂柳數攻夾城懷英不敢出戰太祖乃
以李思安代懷英將降懷英為都虞候久之思安亦無功
太祖大怒罷思安以同州劉知俊為招討使知俊未至軍
太祖自至澤州為懷英等軍援且督其已而晉王李克用
卒莊宗召周德威還太原太祖聞晉有喪德威去亦歸洛
陽而諸將亦少弛莊宗謂德威曰晉之所以能敵梁而彼
所憚者先王也今聞吾王之喪謂我新立未能出兵其意
必忌宜出其不意以擊之非徒解圍亦足以定霸也乃與
德威等疾馳六日至北黃碾會天大昏霧伏兵三垂岡直
趨夾城攻破之懷英大敗亡大將三百人懷英以百騎遁

歸言請死太祖曰去歲興兵太陰虧食占者以為不利
吾獨違之而致敗非爾過也釋之以為右衛上將軍劉知
俊叛奔于岐以懷英為保義軍節度使西路副招討使知
俊以岐兵圍靈武太祖遣懷英攻邠寧以牽之懷英取寧
慶谷三州還至昇平知俊掩擊之懷英大敗徙鎮感化其
後朱友謙叛附于晉以懷英討之與晉人戰白徑嶺懷英
又大敗徙鎮永平卒于鎮

劉鄩密州安丘人也少事青州王敬武敬武卒子師範立
棣州刺史張蟾叛師範遣指揮使盧洪討蟾洪亦叛師範
偽為好辭召洪洪至迎於郊外命鄩斬之坐上因使鄩攻
張蟾破之師範表鄩為州刺史以為行軍司馬梁太祖西
攻鳳翔師範乘梁虛陰遣人分龍衣梁諸州縣它遣者謀多

漏洩事不成獨鄴素好兵書有機略是時梁已破朱瑾等
悉有兗鄆以葛從周為兗州節度使從周將兵在外鄴乃
使人負油壺城中悉視城中虛實出入之所油者得羅城
下水竇可入鄴乃以步兵五百從水竇襲破之從從周
家屬外第親拜其母撫之甚有恩禮太祖已出昭宗于鳳
翔引兵東還遣朱友寧攻師範從周攻鄴鄴以版輿置從
周母城上母呼從周曰劉將軍待我甚厚無異於汝人臣
各為其主汝可察之從周為之緩攻鄴乃悉簡婦人及民
之老疾不足當敵者出之獨與少壯者同辛苦分衣食堅
守以待外援久之外援不至人心頗離副使王彥溫踰城
突奔守陣者多逸鄴乃遣人陽語彥溫曰副使勿多以人
出非吾素遣者皆勿以行又下令城中曰吾遣從副使者

得出否者皆族城中皆惑奔者乃止已而梁兵聞之果疑
彥溫非實降者乃斬之城下由是城守益堅師範兵已屈
從周以禍福諭鄴鄴報曰俟五日王降即以城還梁師範敗
降梁鄴乃亦降從周為具齋裝送鄴歸梁鄴曰降將蒙梁
恩不誅幸矣敢乘馬而不衣裘乎乃素服乘驢歸梁太祖賜
之冠帶飲之以酒鄴辭以量小太祖曰取兗州量何大乎
以為元從都押衙是時太祖已領四鎮四鎮將吏皆功臣
舊人鄴一旦以降將居其上及諸將見鄴皆用軍禮鄴居
自如太祖益奇之太祖即位累遷左龍武統軍劉知俊叛
陷長安太祖遣鄴與牛存節討之知俊走鳳翔太祖乃以
長安為永平軍拜鄴節度使末帝即位領鎮南軍節度使
為開封尹揚師厚卒分相魏為兩鎮末帝恐魏兵亂遣鄴

以兵屯于魏縣魏兵果亂初賀德倫降晉莊宗入魏鄆以謂晉兵采從莊宗赴魏而太原可襲乃結草為人執以旗幟以驢負之往來城上而潛軍出黃澤關襲太原晉兵望梁壘旗幟往來不知其去也以故不追鄆至樂平遇雨不克進而旋急趨臨清爭魏積粟而周德威已先至鄆乃屯于莘縣築甬道及河以饋軍久之末帝以書責鄆曰關外之事全付將軍河朔諸州一旦淪沒今倉儲已竭飛輓不克將軍與國同心宜思良畫鄆報曰晉兵甚銳未可擊宜待之末帝復遣問鄆必勝之策鄆曰臣無奇術請人給米十斛米盡則敵破矣末帝大怒謂鄆曰將軍蓄米將療饑乎將破敵乎乃遣使者監其軍鄆乃召諸將謀曰主上深居禁中與白面兒謀必敗人事今敵盛未可輕動諸君以

為如何諸將皆欲戰鄆乃悉召諸將坐之軍門人以河水一杯飲之諸將莫測或飲或辭鄆曰一杯之難猶若此滔滔河流可盡乎諸將皆失色是時莊宗在魏數以勁兵壓鄆營鄆不肯出而末帝又數促鄆使出戰莊宗與諸將謀曰劉鄆學六韜喜以機變用兵本欲示弱以籠我今其見迫必求速戰乃聲言歸太原命符存審守魏陽為西歸而潛兵貝州鄆果報末帝曰晉王西歸魏無備可擊乃以兵萬人攻魏城東莊宗自貝州返趨擊之鄆忽見晉軍驚曰晉王在此邪兵稍却追至故元城莊宗與符存審為兩方陣夾之鄆為圓陣以禦晉人兵再合鄆大敗南奔自黎陽濟河保滑州末帝以為義成軍節度使明年河朔皆入于晉降鄆亳州團練使兗州張萬進及拜鄆兗州安撫制置

使萬進敗死乃拜鄆泰寧軍節度使朱友謙叛陷同州末
帝以鄆為河東道招討使行次陝州鄆為書以招友謙友
謙不報留月餘待之尹皓段凝等素惡鄆乃譖之以為鄆
與友謙親家故其逗留養賊已而鄆兵數敗乃罷鄆歸
洛陽酖殺之年六十四贈中書令子遂凝遂雍事唐昆為
刺史鄆妾王氏有美色鄆卒後入明宗宮中是為王淑妃
明宗晚年淑妃用事鄆二子皆被恩寵路王從珂及於鳳
翔時遂雍為西京副留守留守王思同率諸鎮兵討鳳翔
戰敗東歸遂雍閉門不內悉封府庫以待路王路王前軍
至者悉以金帛給之潞王見遂雍握手流涕由是事無小
大皆與圖議廢帝立拜遂雍淄州刺史以鄆兄琪之子
遂清代遂雍為西京副留守遂清歷真稜等五州刺史皆
入咸以為榮

有善政遷鳳州防禦使官徽北院使判三司晉開運中為
安州防禦使以卒遂清性至孝居父喪哀毀鄉里稱之嘗
為淄州刺史迎其母母及郊遂清為母執轡行數十里州
人咸以為榮

牛存節字贊正青州博昌人也初名禮事諸葛爽於河陽
爽卒存節顧其徒曰天下洶洶當得英雄事之乃率其徒
千餘人歸梁太祖存節為人木彊忠謹太祖愛之賜之名
字以為小校張晬攻汴存節破其二寨梁攻濮州戰南劉
橋范縣存節功多李罕之圍張全義於河陽全義乞兵於
梁太祖以存節故事河陽知其間道使以兵為前鋒是時
歲饑兵行之食存節以金帛就民易乾菽以食軍擊走罕
之太祖攻魏存節下魏黎陽臨河殺魏萬二千人與太祖

會內黃遷滑州牢城渴後指揮使梁兵攻鄆存節使都將
王言藏躬鄆西北隅濠中期以日午渡兵踰濠急攻之會
營中火起鄆人登城望火言伏不敢動與存節失期存節
獨破鄆西甕城門奪其濠橋梁兵得俱進遂破朱官從葛
從周攻淮南從周敗泲河存節收其散卒八千以歸拜毫
宿二州刺史朱瑾走吳召吳兵攻徐宿存節謀曰淮兵必
不先攻宿然宿溝壘表固可以禦敵乃夜以兵急趨徐州
比傳徐城下瑾兵方至望其塵起驚曰梁兵已來何其速
也不能攻而去已而太祖使者至授存節軍機未與存節
意各由是諸將益服其能遷潞州都指揮使太祖攻鳳翔
使召存節存節為將法令嚴整而善得士心路人送者皆
號泣更拜邢州團練使元帥府左都押衙太祖即位拜右

千牛衛上將軍從康懷英攻潞州為行營排陣使晉兵已
破夾城存節等以餘兵歸行至天井關聞晉兵攻澤州存
節顧諸將曰吾此行雖不受命然澤州要害不可失也諸將
皆不欲救之存節戒士卒熟息已而謂曰事急不赴豈曰
勇乎舉策而先士卒隨之比至澤州州人已焚外城將降
晉聞存節至乃稍定存節入城助澤人守晉人穴地道以
攻之存節選勇士數十亦穴地以應之戰于隧中敵不得
入晉人解去遷左龍虎統軍六軍都指揮使絳州刺史遷
鄆州留後同州劉知俊叛奔鳳翔乃遷存節匡國軍節度
使友珪立朱友謙叛附于晉西連鳳翔存節東西受敵同
州水賊而無井知俊叛梁以渴不能守而走故友謙與岐
兵合圍持久欲以渴疲之存節禱而擇地鑿井八十水皆

其可食女謙卒不能下末帝立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
鎮天平將殷及徐州遣存節攻破之以功加大尉梁兵相
距於河上存節病瘠而梁晉方苦戰存節忠憤彌激治軍
督士未嘗言病病革召歸京師將卒語其子知業曰忠孝
吾子也不及其它贈太師

張歸霸清河人也末帝娶其女是為德妃歸霸少與其弟
歸厚歸弁俱從黃巢巢敗東走歸霸兄弟乃降梁秦宗權
攻汴歸霸戰數有功張晳軍赤岡以騎兵挑戰矢中歸霸
歸霸拔之反以射賊一發而斃奪其馬而歸太祖從高丘
望見甚壯之賞以金帛并以其馬賜之使以弓手五百人
伏湟中太祖以騎數百為遊兵過晳柵晳出兵追太祖歸
霸發伏殺晳兵千人奪馬數十匹太祖攻蔡州蔡將蕭顯

急擊太祖營歸霸不暇請與徐懷玉分出東南壁門合擊
敗之太祖得拔營去太祖攻兗鄆取曹州使歸霸以兵數
千守之與朱瑾逆戰金鄉大敗之又破濮州晉人攻魏歸
霸從葛從周救魏戰洹水歸霸擒克用子落落以與魏人
又破劉仁恭於內黃功出諸將右光化二年權知邢州遷
萊州刺史拜左衛上將軍曹州刺史開平元年拜右龍虎
統軍左驍衛上將軍二年拜河陽節度使以疾卒子漢傑
事末帝為顯官以張德妃故用事梁亡唐莊宗入汴遂族
誅弟歸厚字德坤為將善用弓槊能以少擊衆張晳屯赤
岡歸厚與晳獨戰陣前晳備而却諸將乘之晳遂大敗太
祖大悅以為騎長梁攻時溥歸厚以麾下先進九里山遇
徐兵而戰梁故將陳璠拔在徐歸厚望見識之瞋目大罵

馳騎直往取之矢中其左目柳王友裕攻鄆屯濮州太祖
從後至友裕徙柵與太祖相失太祖卒與鄆兵遇太祖登
高望之鄆兵纔千人太祖與歸厚以聽子軍直衝之戰已
合鄆兵大至歸厚度不能支以數十騎衛太祖先還歸厚
馬中矢僵乃持槊步鬪太祖還軍中遣張筠馳騎弟取之
以為必死矣歸厚體被半餘箭得筠馬乃歸太祖見之泣
曰爾在喪軍何足計乎使昇歸宣武遷右神武統軍歷洛
晉絳三州刺史與晉人屢戰未嘗屈乾化元年拜鎮國軍
節度使以疾卒子漢卿歸弁為將亦善戰開平初為滑州
長劔指揮使漢融梁仁皆族誅

王重師許州長社人也為人沈嘿多智善劔槊秦宗權陷
許州重師脫身歸梁從太祖平蔡攻兗鄆為拔山都指揮

使重師苦戰齊魯間威震鄰敵遷潁州刺史太祖攻濮州
已破濮人積草焚之梁兵不得入是時重師方病金滄卧
帳中諸將強之重師遽起悉取軍中糧糒沃以芥之火
上率精卒以短兵突入梁兵隨之皆入遂取濮州重師身
被八九瘡軍士負之而還太祖聞之驚曰奈何使我得濮
州而失重師乎使醫理之逾月乃愈王師範降表重師青
州留後累遷佑國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數年
甚有威惠重師與劉捍故有隙捍嘗構之太祖太祖疑之
重師遣其將張君練西攻邠鳳而不先請君練兵小敗太
祖以其擅發兵挫失國威將召而罪之遣劉捍代重師重
師不知太祖怒已捍至重師不出迎見之青門禮又倨捍
因馳白太祖言重師有二志太祖益怒貶重師溪州刺史

再貶崖州司戶參軍未行賜死
徐懷玉亳州雋夷人也少事梁太祖與太祖俱起微賤懷
玉為將以雄豪自任而勇於戰陣從太祖鎮宣武為永城
鎮將秦宗權攻梁壁金隄靈昌酸棗懷玉以輕騎連擊破
之俘殺五千餘人遷左長劔都虞候又破宗權於板橋赤
岡拔其八柵從太祖東攻兗鄆破徐宿懷王金創被體戰
必克捷所得賞資往往以分士卒為梁名將本名琮太祖
賜名懷玉從太祖攻魏敗魏兵黎陽遂東攻兗破朱瑾於
金鄉又從龐師古攻揚行密師古敗清口懷玉獨完一軍
行收散卒萬餘人以歸遷沂州刺史屬歲屢豐兵乃繕兵治
壁為戰守具已而王師範叛梁攻梁東境懷玉屢以州兵
擊破之遷齊州防禦使天復四年以州兵西迎昭宗都洛
陽遷華州觀察留後以兵屯雍州遷右羽林統軍屯于澤
州晉人攻之為隧以入懷玉擊之隧中晉人乃却太祖時
歷曹晉二州刺史晉數攻之懷玉堅守敗晉兵于洪洞拜
保大軍節度使太祖朋友珪自立宋友謙附于晉以襲鄆
州執懷玉殺之

阮以功遷保義軍節度使徙鎮宣義是時梁兵攻趙父無
功太祖病卧洛陽少間乃自將北擊趙師厚從太祖至洹
水夜行迷失道明日次魏縣聞敵將至梁兵潰亂不可止
父之無敵乃定已而太祖疾作乃還明年少間而晉軍攻
燕燕王劉守光求援於梁太祖為之擊趙以牽晉屯于龍
花遣師厚攻棗強三日不能下太祖怒自往督戰乃破屠
之進圍脩縣晉史建瑋以輕兵夜擊梁軍梁軍大擾太祖
與師厚皆棄輜重南走太祖還東都師厚留屯魏州明年
太祖遇弒友珪自立師厚乘間殺魏牙將潘晏臧延範等
逐出節度使羅周翰友珪因以師厚為天雄軍節度使自
太祖與晉戰河北師厚嘗為招討使悉領梁之勁兵太祖
崩師厚遂逐其帥而稍矜侈難制故時魏恃牙兵其帥得

以促疆羅紹威時牙兵盡死魏勢孤始為梁所制師厚已
得志乃復置銀槍效節軍友珪陰欲圖之召師厚入計事
其吏田溫等勸師厚勿行師厚曰吾二十年不負朱家今
若不行則見疑而生事然吾知上為人雖往無如我何也
乃以勁兵二萬朝京師留其兵城外以十餘人自從入見
友珪友珪兵無恐懼賜與鉅萬而還已而未帝謀討友珪問
於趙巖巖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楊公爾得其一言諭禁軍
吾事立辦未帝乃遣馬慎之陰見師厚布腹心師厚猶豫
未決謂其下曰方鄧王竊逆時吾不能即討今君臣之分
已定無故改圖人謂我何其下或曰友珪弒父與君乃天
下之惡均王仗大義以誅賊其事易成彼若一朝破賊公
將何以自處師厚大悟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陽見袁象

先計事使朱漢賓以兵屯滑州為應末帝卒與象先殺友珪末帝即位封師厚鄴王詔書不名事無巨細皆以諮之然心共憂已而師厚傷發卒末帝為之受賀於宮中由是始分相魏為兩鎮魏軍亂以魏博降晉兵失河北自此始

王景仁廬州合肥人也初名茂章少從揚行密起淮南景仁為將驍勇剛悍智略無威儀臨敵務以身先士卒行密壯之梁太祖遣子友寧攻王師範于青州師範乞兵於行密行密遣景仁以步騎七千救師範師範以兵背城為兩柵友寧夜擊其一柵柵中告急趣景仁出戰景仁按兵不動友寧已破一柵連戰不已遲明景仁度友寧兵已困乃出戰大敗之遂斬友寧乎以其首報行密是時梁太祖方攻

鄆州聞子友寧死以兵二十萬倍道而至景仁閉壘示怯伺梁兵急毀柵而出驅馳疾戰戰酣退坐召諸將飲酒已而復戰太祖登高望見之得青州降人問飲酒者為誰曰王茂章也太祖嘆曰使吾得此人為將天下不足平也梁兵又敗景仁軍還梁兵急追之景仁度不可走遣裨將李虔裕以眾一旅設覆於山下以待之留軍不行解鞍而寢虔裕疾呼曰追兵至矣宜速走虔裕以死過之景仁曰吾亦戰於此也虔裕三請景仁乃行而虔裕卒戰死梁兵以故不能及而景仁得全軍以歸景仁事行密為潤州團練使行密死子渥自宣州入立以景仁代守宣州渥已立反求宣州故時物景仁惜不與渥怒以兵攻之景仁奔于錢鏐鏐表景仁領宣州節度使梁太祖素識景仁乃遣人召

之景仁聞道歸梁仍以為寧國軍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久之未有以用使參宰相班奉朝請而已開平四年以景仁為北面招討使將韓勅李思安等兵伐趙行至魏州司天監言太陰虧不利行師太祖亟召景仁等還已而復遣之景仁已去太祖思術者言馳使者告景仁於魏以待景仁已過邢洛使者及之景仁不奉詔進營於柏鄉乾化元年正月庚寅日有食之崇政使敬翔曰太祖曰兵可憂矣太祖為之盱食是日景仁及晉人戰大敗於柏鄉景仁歸訴於太祖太祖曰吾亦知之蓋韓勅李思安輕汝為客而不從節度爾乃罷景仁就第後數月悉復其官爵末帝立以景仁為淮南招討使使攻廬壽軍過獨山山有楊行密祠景仁再拜號泣而去戰于霍山梁兵敗走景仁

殿而力戰以故梁兵不甚敗景仁歸京師病疽卒贈太尉賀瓌字光遠濮州人也事鄆州朱宣為都指揮使梁太祖攻朱瑾于兗州宣遣瓌與何懷寤柳存等以兵萬人救兗州瓌趨待賓館欲絕梁餉道梁太祖略地至中都得降卒言瓌等立趨待賓矣以六壬占之得斬關卦以為吉乃選精兵夜疾馳百里期先至待賓以逆瓌而夜黑兵失道旦至鉅野東遇瓌兵擊之瓌等大敗瓌走梁兵急追之瓌顧路窮登塚上大呼曰我賀瓌也可勿殺我太祖馳騎取之并取懷寤等數十人降其卒二千餘人是日大風揚沙蔽天太祖曰天怒我殺人少邪即盡殺降卒三千人而執瓌及懷寤等至兗城下以招瑾瑾不納因斬懷寤等十餘人而獨留瓌瓌感太祖不殺誓以身自効從太祖平青州以

為曹州刺史太祖即位累遷相州刺史末帝時遷左龍虎
 統軍宣義軍節度使貞明元年魏兵亂賀德倫降晉晉皇
 入魏州劉鄩敗于故元城走黎陽貝衛洛慈諸州皆入于
 晉晉軍取劉鄩末帝乃以環為招討使與謝彥章等屯于
 行臺晉軍追環千里而柵相持百餘日環與彥章有隙伏
 甲殺之莊宗喜曰將帥不和梁亡無日矣乃令軍中歸其
 老疾於鄴以輕兵襲濮州環自行臺躡之戰于胡柳陂晉
 人輜重在陣西環軍將薄之晉軍亂斬其將周德威盡取
 其輜重環軍已勝陣無石山日暮晉兵仰攻之環軍下山
 擊晉軍環大敗晉遂取濮州城德勝夾河為柵環以舟兵
 攻南柵不能得還軍行臺以疾卒年六十二贈侍中有子
 光圖凡言有子某者皆仕皇朝有聞

王檀字眾美京兆人也少事梁太祖為小校尚讓攻梁戰
 尉氏門檀勇出諸將太祖奇之遷踏白副指揮使從朱珍
 募兵東方戰數有功梁與蔡兵戰板橋李重裔馬踏為蔡
 兵所擒檀馳取之并獲其將一人從太祖破魏內黃遷衝
 山都盧候復從朱珍攻徐州檀獲其將一人梁兵攻王師
 範以一軍攻其密州非密州刺史太祖即位遷保義軍節
 度使潞州東北面招討使王景仁敗於柏鄉晉兵圍邢州
 太祖大懼欲自將救之檀止太祖請自拒敵力戰卒全邢
 州以功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封瑯琊郡王友珪立徙
 鎮宣化貞明元年又徙匡國是時莊宗取魏博檀以謂晉
 兵悉在河北乃以奇兵西出陰地襲太原不克而還徙鎮
 天平檀嘗招納亡盜居帳下帳下兵亂入殺檀年五十八

贈太師謚曰忠毅

馬嗣勳濠州鍾離人也少事州為客將為人材武有辯梁太祖攻濠州刺史張遂遣嗣勳持牌印降梁揚行密攻遂遂又使嗣勳乞兵於太祖梁兵未至濠州已沒嗣勳無所歸乃留事梁太祖以為宣武軍元從押衙太祖西攻鳳翔行至華州遣嗣勳入說韓建建即時出降天祐二年羅紹威將誅牙軍乞兵於梁梁女嫁魏適死太祖乃遣嗣勳以長直千人為綵輿入魏致兵器於輿中聲言助葬嗣勳館銅莖夜與魏新鄉鎮兵攻石柱門入迎紹威家屬衛之乃益取魏甲兵攻牙軍牙軍不知兵所從來莫能為備殺其八千餘人遲明皆盡嗣勳中重瘡卒太祖即位贈太保王虔裕瑯琊臨沂人也為人健勇善騎射少獵為生少

從諸葛爽起青棧間其後爽為汝州防禦使率兵北擊沙陀還入長安攻黃巢爽兵敗降巢巢爽為河陽節度使中和二年孫儒陷河陽虔裕隨爽奔于梁是時太祖新就鎮黃巢秦宗權等兵方盛太祖數為所窘而梁未有佗將乃以虔裕將騎兵嘗為先鋒擊巢陳蔡間拔其數柵巢走梁兵躡之戰于禹勝成巢敗而東虔裕功為多乃表虔裕義州刺史黃巢已去秦宗權攻許鄭與梁為敵境大小百餘戰虔裕常有功秦賢致汴南境太祖遣虔裕拒賢於尉氏戰敗失一裨將太祖怒拘虔裕於軍中邢州孟遷降梁為晉人所圍太祖遣虔裕以精兵百人疾馳夜破晉圍入邢州遲明立梁旗幟於城上晉人以為救兵至乃退已而晉兵復乘遷執虔裕降于晉貞毅

謝彥章許州人也幼事葛從周從周憐其敏慧養以為子授之兵法從周以千錢置大盤中為行陣偏伍之狀示以出入進退之節彥章盡得之及壯事梁太祖為騎將是時賀瓌善用步卒而彥章與李靈審澄温裕皆善將騎兵靈審澄温裕所將不過三千彥章多而益辦彥章事未帝累遷匡國軍節度使貞明四年晉良攻河外賀瓌為北面招討使彥章為排陣使屯于行臺彥章為村好禮儒士雖居軍中常儒服或臨敵御衆肅然有將將一威左右馳驟疾若風雨晉人望其行陣齊整相謂曰謝彥章必在此也其名重敵中如此環心忌之彥章與瓌行視外環指一地語彥章曰此地岡阜隆起其中坦然營柵之地也已而晉兵細之瓌疑彥章陰以告晉且惡之彥章故與馬步都虞候朱

珪有隙瓌欲速戰彥章請持重以老敵珪乃誣彥章以為將及瓌旦享土使珪伏甲殺之審澄温裕皆見害

